碑

墓碣

尤菴集 四十四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六

碑

綾州靜菴趙先生謫廬遺墟碑

嗚呼此靜菴趙先生謫廬而仍爲臨命之遺址也嗚呼今去己卯之歲百四十有九年而學士大夫慕其學黎民胥徒懷其澤愈久而愈不忘皆曰使我東偏知君臣父子之倫免夷狄禽獸之域者先生賜也其過此者無不肅然致敬嗚呼此孰使之然哉其秉彝之心自然而然爾嗚呼彼衮貞景冊之徒果何人哉蓋我箕邦自殷師以後上下數千年間道學煙晦間有鄭圃隱金寒暄諸賢前後倡明之然其承洛建之

淵源志唐虞之際雍卓然以明德新民爲此學之標準者則肇自先生不可誣也先生諱光祖字孝直漢陽人　成化壬寅生焉　正德庚午進士壯元乙亥及第官至大司憲己卯十一月禍作是月謫居于此其屋主官奴文厚從也翌月二十日後　命至焉今上丁未則　崇禎紀元之四十年也本州牧閔侯汝老懼久而失其處建碑以表之昔程夫子顏樂亭銘曰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嗚呼斯可以銘此碑矣

紫雲書院廟庭碑

惟我東方自殷師以來已變夷俗之舊而逮至　本

朝則道學彬彬浸淫乎洛建之盛矣然道之體用之全未盡顯理之精微之蘊未盡明至我栗谷先生出然後體用之全精微之蘊靡不躍如而斯文在茲矣先生姓李氏諱珥字叔獻德水大家也考監察元秀妣平山申氏己卯名賢命和之女性行卓絶及娠益以禮自持夢見神龍文章爛然飛入寢室而先生生焉　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也期歲自能知書五歲母夫人疾病竊入祠堂禱于神主十三赴場屋居上游其後不復屑焉一意於學問既盡通經傳則便以爲聖賢之道止於是乎遂汎濫諸家至釋氏書喜其言廣大宏濶復因母夫人喪偶感古人塞悲之

說入金剛山專心探索殆忘寢食周歲而遂悟其非反而求之六經語孟則純如也嘗南游訪退溪李先生辨論義理退溪多從其說歲辛酉監察公歿喪除魁司馬及文科由戶曹佐郎入司諫院爲正言上劄請立志勉學親賢愛民移吏曹佐郎戊辰以書狀官朝京冬拜弘文館校理以昔時榮禪辭職 宣廟諭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釋氏所陷溺自是 恩遇日隆先生亦自任以世道常以格致誠正爲出治之要 上免 明廟喪請改賀爲慰當擇妃請遵大昏正禮請削乙巳僞勳退溪諸賢亦以爲難而先生爭益力後竟得請又請革侵虐新進之弊 許之然先

生自以學未成不欲從仕累拜舍人應教皆辭卜築於海州高山之石潭爲藏修所辛未除清州牧使專務教化遷復舊踐至直提學其所進言必引古昔上以爲迂濶先生乃歸栗谷三司請留不得癸酉召命三至遂入朝又陳治道之要陞拜承旨進曰爲治必法三代事功須以漸進先生與牛溪成先生爲道義交牛溪以必先格君爲言先生曰君心不可遽格故要積誠心以冀感悟耳甲戌上萬言疏上憂紀綱不立先生曰此如養氣須用集義若以公平正大之心行之積久則紀綱自立矣時外人傳言內間將有倭事先生以大司諫爭之上不肯明言有無

而詰問誰受先生曰臣方以誠正責　上而只此小事掩護如此而況幽獨之地能保無愧乎遂退歸除黃海監司先生曰外事猶可自效既至悉去弊瘼興學敦化明年乙亥遞　仁順王后薨以副提學　召入論喪禮至今以白衣冠視事是先生所議定也

上令刪定四書小註先生請與牛溪共之且編進聖學輯要　上曰如我恐不能行先生起對曰昔宋神宗曰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非天下之福也今日　上教無乃近之乎嘗極論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因曰　殿下誠能於居敬窮理力行三者勉勉加工使其言行一出於正則君子有所恃而盡其忠

小人知所畏而不敢肆矣時有沈義謙金孝元是非之爭先生白出兩人于外孝元得富寧先生又以爲言遂內移然先生亦辭退于石潭連有　除命皆不就先生幼時作兄弟同居圖慨然慕張公藝事至是依家禮立祠堂奉寡嫂郭氏俾主其祀修明司馬氏居家儀以御家衆而節目尤備時學徒全集遂開精舍以處之而作擊蒙要訣以訓焉立鄉約以礪俗設社倉以賑貧又議建朱子祠侑以趙文正李文純恭懿大妃喪承　召入臨旋歸復　召力辭　上曰所懷可實封以進遂極陳時事庚辰　上寢疾少愈思見先生先生曰大病之餘善端昭著欲於此際有

以開發遂詣闕面對又上劄請進德修政又請極選使价奏雪宗系之誣仍草進奏本上曰事其諳矣將遣先生大臣以爲不可一日不在左右遂止陞大司憲先生曰立紀綱正風俗其在斯乎遂作化俗儀數十条布告中外大抵皆主於明人倫也時士類多聚於朝而論議不協先生將統會彼此一矯弊習以圖國事而終爲橫議所沮識者恨之陞戶曹判書兼大提學請設經濟司改革舊弊又言趙光祖李混宜 許從祀文廟俄移吏曹專以清仕路收人才爲務舉遺逸充憲職薦學行爲師傅揀吏才以試郡縣奬恬退以勵名節四方翕然風動而忌嫉者益衆

特陞贊成以　命撰進人心道心說學校模範　皇朝學士黃洪憲王敬臣來頒　慶詔先生賓于境上兩使見之竦然起敬每稱栗谷先生兩使至泮宮請講克己復禮先生爲作說以示專主洛建宗旨兩使曰此說極是當傳布中國　上特移兵曹曰更張通變是卿素志癸未條陳六事又請改貢案釐軍籍併省州縣久任監司時有北警三司復捄撫其間細故論劾之　上諭止甚勤而不止遂遞先生以安之先生遂西歸時牛溪被徵在京上疏伸辨京外儒生八百餘人亦投章訟先生　上乃親製教書寵朴謹元等三人曰予欲法朱子入珥渾之黨矣　上累諭先

生還朝且曰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任大責也促召愈懇先生遂應 命至 上喜甚引見先生陳謝請赦三竄不許 上復委以銓衡倚任益重而先生病矣先生嘗曰時輩觀我赤心則終必相信而共濟國事也竟以甲申正月十六日易簀訃聞上驚慟哭聲徹于外官居野處無不哭泣相弔曰斯文喪矣生民無福矣其三月禮葬于坡州斗文里之先兆夫人盧氏寇亂全節旌表門閭亦可見先生正家之一端也先生天分甚高不由師承自知爲學雖早悅禪旨而亦以識見超詣故旋卽覺破旣專心於

洙泗洛建之學則不厭不倦必期於造極而後已故嘗自信曰吾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矣以故格致存養踐履三者爲終身路逕其用功最深於小學及四書近思録日夜覃思不明不措必至於各極其趣故其探　辨論之精可質前聖而無疑矣然不以莊敬涵養爲本則意緒忽忽無以察其糾紛微奥之致故常虚明靜一不爲事物所奪又謂省察之功常在知行之間而不可少緩故雖事物叢沓之時閑居幽獨之地其所以辨別天理人欲者愈嚴愈密及其養之深積之厚則行之於身措之於事皆沛然有裕無所凝滯而品節不差以至於道全而德備則造化

之原性命之微無不洞貫於一心天地之運綱常之重無不統體於一身自任之重則賁育莫能奪自信之篤則髡衍不能亂至其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辨義理明王霸以事其君皆自所學中出來其經綸規畫正大宏遠遍布纖密不泥於古不狃於俗承大任而無所疑懼行至難而若決江河其所造詣可謂深且遠矣嘗謂聖學之不傳由於經旨之不明自程朱以來其所註釋無復餘蘊而後儒之繳繞者反以汨其本旨遂取諸家之說分析其同異論正其得失務得至當之歸故雖粗解文理者無不得其正意又嘗謂 中朝之士學尊信象山以至陽明之徒出則

尤爲正學之害遂推窮源委剖破詖淫使之不惑然後人人皆宗考亭之說矣蓋自朱子以後聖道可謂大明而其學之者亦未免源遠而末分矣其有樂渾全而惡分析則先生必辨其同異於毫釐之間其有逐末流而昧本源則先生必一其宗元於統會之極故極深研幾而不外於日用之常庸言庸行而必根於性命之源蓋極其妙則如不可捉摸而驗諸實則易知而易從矣然後承鄒魯洛建之遺緒以合乎殷師之大法使人知道德文章禮樂政事皆出於一千古相傳心法學術不爲天下裂雖末學後生誦其言者必曰理未嘗不該於事事未始不本於理要當體

之於身驗之於行必至於道全德備而後已云爾則雖其利澤不究於當世而其繼開之功又不可謂不及於無窮矣故諸老先生嘗論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似濂溪一變至道潛思實踐似橫渠發明極致通透灑落似明道博約齊頭集而大成又似乎晦翁夫子後之君子夷考於遺編則知斯言之不誣也若其祥麟瑞鳳玉潤金精世雖以資稟之粹稱之而亦豈非德美之充積者著見於外耶昔黃勉齋蔡九峰以後諸賢卓然有功於斯文者不爲無人而先生猶不以朱門適傳許之百世之後復有大眼目人出而論先生則復以爲如何也搢紳章甫屢請從祀聖廟

而立祠享祀殆遍國中惟此坡州者其以祖墓之鄉先生所嘗往來擬於睟翁之婺源而又以其衣冠之所藏也京外諸生建院作廟而俎豆之　孝廟賜額曰紫雲遂立牲繫于三分一之庭而刻文其上云銘曰

天眷我東篤生哲人聰明頴詣絶類離倫世遠言微默契道妙人所分寸先生濶步其所千百先生十一既透大原以及微窓迫其弱冠能自得師其師維何關陝濂伊最所尊信睟翁夫子盡讀其書以贖其意有如父兄說門內亭子弟聽受無所疑貳外內巨細悉皆承纘體用大備理事一貫始焉析之入於無內

終而合之其大無外惟器與道是一而二七情之純其端則四物格之云匪物自至我既格之物無餘理前訓炳然豈曰不啓七十子喪大義乖蔽先生闡發如燭照夜明理之功孰與高下道明德立雖未四十聖賢相逢時哉親見顧其陳說大經大典與世同同累屈而卷遑遑救世如禹之急嚻嚻居卷若顏之樂善治雖無則有真儒事親盡孝孝非可名事君盡忠忠豈其稱無蔽無缺允集其成文在於斯捨此誰程

竹林書院廟庭碑

壺山郡之西麓蜿迤而北斗入恩津界臨大湖而爲黃山黃山實二湖之交會也湖山之勝甲於東南境

且幽靜兩湖之士共立書院以奉五先生之神位或者以爲文元公固嘗杖屨於此矣至如文正文純文成文簡諸先生何爲而亦享於此乎余應之曰有是言也昔婺源諸賢之祀周程也朱夫子始以爲於禮何所據而於義何所當乎既乃卒可其事而記其祠蓋婺源諸賢之言曰濂溪夫子之學合於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先生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靡然向之雖非其寓其鄉其游宦之國而所在爭爲祠室使學者日夕瞻望興起焉爾今祠既成子安得不爲之言乎婺源諸賢既以是當乎夫子之意則竟以文字而光賁之今此四先生之祀乎此蓋有所受之

也曰是則然矣然我東儒賢所當瞻望而興起者不爲不多而今有所取捨者其亦有說乎曰惡後生何敢爾也蓋昔文成公嘗作紹賢書院尊享朱夫子而侑以文正文純此必有深意而若文成文簡則又文元公之所尊而其祀之也亦若文成之於紹賢也不然而後生乃敢有較祖父年甲之意則其爲不韙之罪也如何也曰然則五先生其道學何如而後生之所以興起者又將如何也曰此又非末學之所敢知也第有一焉五先生之所講不出乎周程朱四夫子之道矣朱夫子既許婺源之請而復告其諸賢曰濂溪之圖與書不過語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蓋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外乎諸君子日用之間哉朱夫子既又以是而大成焉則今五先生之自爲與教人夫豈外是而他求哉遂書其說以鐫諸牲繫之石焉院宇之創在天啓丙寅其癸卯之重建則全羅按使趙公龜錫壺山守呂侯台齊實尸其事而收殺其末役者今按使鄭公萬和也其時山長俞公棨掌議宋君光栻實與郡士蘇執中宋有栻吳斗燁金基董成之其石面八分宋君光栻筆也時　崇禎甲辰九月日後學恩津

宋時烈書

崇賢書院廟庭碑後記

書院興廢暨三先生始卒前記詳矣其後　崇禎丙戌以文元公沙溪金先生雖非其鄉而遺躅在焉遂追舉腏儀先是竹窓李公時稷野隱宋公時榮丁丑江都之變捐軀就義卽別祀于旁今年得二月丁巳又躋侑于東西序從輿議也惟玆六君子門庭造詣雖有異焉者要皆以明天理正人心大有功於斯文則固不害於殊轍而同歸也圭庵先生始闕追典今上庚子　贈吏曹判書謚曰文忠沙溪先生諱長生字希元栗谷文成公適傳官至叅判　贈領議政竹

窻其門人也字聖俞官寺正　贈都承旨野隱圭庵從曾孫也字茂先官主簿　贈左承旨俱旌其里噫美盛德之形容古道也三先生則前記所稱殆無以易矣若沙溪先生疇敢髣髴於萬一也無已則瑞日和風萬物熙融或庶幾焉爾

莘巷書院廟庭碑

騎菴朱夫子嘗建白鹿洞書院於南康其揭示規約甚廣且密而卒以一言該括則曰莘摯巷顏而已其言雖約而道之體用之全學之本末之序已躍如於前矣何也聖賢之道不出乎修己治人而修己之功莫要於顏子之克復治人之用莫大乎伊尹之君畏

矣然世之相後也千有餘年而其出處之轍亦不同矣微夫子於道洞見大原孰能合而一之使之同條而共貫哉蓋伊尹處畎畝而樂堯舜則是顏子不改之樂也顏子問爲邦於聖師則是伊尹親見之志也然則斯二賢眞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淸州治東有洞焉有澗谷林泉之勝自　隆慶庚午創立書院號曰有定以爲士子藏修之所而又建祠宇於其後妥侑九先生祀板而倣李文純公所定迎鳳之儀隔截東偏以奉李文成公而七先生以次而序醻焉西溪則位西而面東於是咸曰嗚呼休哉院享之盛古未嘗有也九先生學雖殊轍道則同歸蓋皆以仁義爲

性而忠孝爲行聖賢爲法而辭闢爲功夫李文靖之文獻大鳴於中州慶先生之篤孝冥感於神明皆卓冠今古而冲庵江叟松齋圭庵或爲己卯之淵源或爲乙巳之領袖泉谷有成仁就義之懿而西溪闡潔淨精微之教至於栗谷先生則繼往開來大有功於斯道而其鄉約之文至今在州人耳目眞可謂得伊顏之道者歟夫所謂聖人之道者其於世有明晦而在人者無存亡然人稟陰陽五行之氣故得其正且通者常少而得其偏而駁者常多是以其所以爲道者其能建中和之極而具體用之全者蓋鮮矣惟我東方表爲大國殷師明倣叙之教孔聖有欲居之意

逮至　本朝崇報圖隱先生而朱子之書始得闡明
聿致文治之盛然若論其真見道體無所偏蔽直造
乎洙泗洛建之真源正脉則又無如栗谷先生也若
其八先生之範圍之大小造詣之深淺則固非後生
末學所可窺測然誦其詩讀其書則尚論之士當有
以自得之矣夫白鹿洞規制廣矣大矣而又晦庵夫
子學孔子者也然於是而獨舉伊顔之道以示學者
何也蓋孔子之道大而無迹故姑以規模易準則者
爲說夫安貧守道始學者存心當如此也出處行藏
成德後精義當如是也夫子豈不欲人人學孔子哉
其學之願自有次第也此亦不可不知也栗谷先生

諱珥字叔獻謚文成牧隱先生諱穡字穎叔謚文靖
徵君慶先生諱延字大有冲庵金先生諱淨字元冲
謚文簡江叟朴先生諱薰字馨之圭庵宋先生諱麟
壽字眉叟謚文忠松齋韓先生諱忠字恕卿泉谷宋
先生諱象賢字應求謚忠烈而諱得胤字克欽卽西
溪李先生也我　顯廟初賜院之章甫相與言曰吾
院之創始視舊而規模亦大然不有　朝家之咸秩
則不可以新耳目而垂久遠矣乃相率以上聞焉則
顯廟宣賜以華卷二字眞所謂實關我　聖之宏模
者歟我　聖考聖學高明知全體大用之不可闕一
故要以是勉進乎國人然則斯院也豈但一州之所

尊尚而已乎凡入斯院而登斯堂者苟能想像模範乎八先生之遺風餘韻而會極乎李文成之全體大用則庶可以有得於瞻依尊奉之實而對揚乎 聖朝作興之意矣凡百君子可不勉哉 崇禎乙丑五月日宋時烈撰

遯巖書院廟庭碑

沙溪文元公金先生以 崇禎辛未八月易簀于溪上既葬門人弟子無以寓其羹牆江漢之思則卽溪上舊居之左搆立祠宇越三年甲戌告成以五月丁亥妥侑如儀愼獨齋文敬公先生詩禮之聞越自髫年文元公蓋以爲有相長之益而所謂父子間知已

者有焉自文元公時後生輩已私淑而有聞矣逮其没後則遂以所事文元公者事之仍不撤皐比者殆三十年矣文敬公既没配侑於祠其位在東廡西諸生廬居講肄之規則一用文敬公之措畫蓋將傳之永久而無弊矣夫二先生規模氣象非後學所敢測知然以一世之公論者論之文元公莊重淳厚如地負海涵不可涯涘文敬公慈祥縝密如精金美玉不見罅隙故二先生成德各異而所以爲學爲教者一本於考亭故所謂立志以定本居敬以持志致知以明之反躬以實之此四者蓋嘗如布帛菽粟而未嘗有一日之少闕焉則其造道蓋無不同也後之學者

於其異處雖不可勉思企及而於其同處探討服行
沒身而不已焉則庶幾三先生之道不墜於地而雖
以準之四海質諸全閩可也文元公諱長生字希元
官至參判文敬公諱集字士剛官至判府事其謚則
皆　孝宗大王所賜也後文敬公配享　孝宗廟庭
祠前有講堂五架用古廈屋之制文元公嘗考訂於
儀禮及朱子大全期建於竹林書院今一遵其遺法
則房室堂廂序坫宦奧漏扆陳戶牖具焉而名曰
凝道古制之不可考者粲然如視掌矣堂兩傍有齋
左曰居敬右曰精義蓋取朱子晦堂兩夾之義也四
面牆圍而爲門門左右有塾所以處小子之來學者

也今　上庚子賜額曰遯巖書院云爾時　崇禎己酉八月日門人宋時烈撰

滄洲書院廟庭碑

重峰趙先生學於栗谷牛溪二先生其學惟以明庶物察人倫爲本常誦文王五止之訓而激昂焉當　神宗皇帝萬曆辛卯倭酋秀吉遣使來覘先生亟上言于　朝秀吉弑君宜斥其使仍奏　天朝傍檄隣國以致天討不報壬辰倭賊果大舉入寇先生以眇然一介放廢之餘首起義兵既釐清州屯賊將西赴行在聞賊大兵屯聚茂朱錦山將侵軼兩湖遂與諸幕下議曰今者　國家只有湖西南一片土失此則

將無恢復之基矣遂自清州移軍往錦山與賊遇終日方戰卒以衆寡不敵與七百義士殉義焉　行朝聞之贈官恤孤聽建祠宇後益其贈　仁廟朝又賜謚　聖朝崇報之典無復遺憾矣祠宇累次遷移今建於伊山西麓有泉石之勝既而遠近章甫議曰愼獨齋金先生實得栗谷之道而尊尚先生表章遺烈無所不至而況與先生同其淵源遂以並享而上聞焉則　聖朝賜額曰滄洲夫　本朝雖表爲大國而實　天朝之外藩也趙先生以下國陪臣秉春秋尊周大義當秀吉之來嚇也先生建言以爲賊酋至日率衆渡海超入　大明地界義不可與此賊共戴一

天遂以上告於　君上下聒於朝紳因與諸門人之讀書明義者終以道殉身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世衰道微義理晦塞自丙丁以後汴洛腥膻日月昏蒙不有聖人在上以義理導牖之則中國益入於夷狄人類益淪於禽獸矣　列聖之所以褒重先生者其在斯歟朱夫子生乎南渡之後慨然以世道爲憂凡有節義之人雖在山僧衛卒亦恐其泯滅而筆之於書聖人之憂患世道可謂至矣夫道學衰而節義亡節義亡而國隨之此古人法言也非朱子之道學孰能眷眷於元氣之扶若是哉吾故每誦言曰讀朱子之

書然後可以知 列聖之意知 列聖之意然後可以奉香火於廟宇之中矣至如兩先生嘉言善行自具於文集中玆不復書云

華山書院廟庭碑

自古書院之設皆占溪山林壑之勝而獨完山所建在於城府之傍豈李宋二先生遺教在人不泯故居一邑之正處思與畎俗胥徒共其瞻依嚴奉之禮歟我 孝宗大王崇奬儒道命頒 恩額於是府之諸君子議立牲繫將以記事始終而仍以後 上之賜猥以屬筆於余余不敢辭而將惟命矣有問二先生其教如何者余曰此非所敢知而但有一焉襲在昏

朝廢　母之議橫流稽天而完之多士能守正論四鄰之人亦不從難茲非其一端之可徵者歟故有記李先生之治者曰道德齊禮其論宋先生之化則曰南俗不憂信不虛矣蓋惟李先生從祀　聖廡而其書徧布國中宋先生爲一時儒林之領袖蒙難明夷而李先生以身扶護同其禍敗則二先生之道德宜無待於後生之容喙矣然亦尚有可論者　本朝雖號文治而其抽關啓鍵發明聖賢微言則自李先生不可誣矣故退溪文純公尊尚講服推以爲宗主士氣銷鑠之後獨以聖賢爲必可學三代爲必可復則宋先生之學可謂正矣故栗谷文成公稱道景慕著

之簡策此則後學所宜知者也故嘗竊以爲二先生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爲教則非俗吏之可能也二先生之道可知也而其所以體用一源理事無間則非世儒之可知也然則思其教不若師其人師其人不若求其道欲求其道豈外於讀其書究其學知其用之本於體事之根於理而精粗本末粹然出於一貫之妙哉今諸君子苟能如是則我 聖考崇奬之意亦將不孤矣余於是又竊有所感焉李先生之書家藏而人見則其道可謂大明矣至於宋先生則大禍之餘爲世所諱其至性醇行見於文成公之書者只寂寥數語而已可勝歎哉余先生之從曾孫也嘗

得於家庭之所傳則先生自幼極其仁恕宗族稱之曰汝心之仁宜得汝名矣及　仁宗薨先生請於大臣曰先誅尹元老然後入告簾中策立太弟只此二者可見先生之大略矣李先生諱彦迪字復古謚文元　嘉靖戊戌爲府尹宋先生諱麟壽字眉叟謚文忠擴於金安老甲辰出爲觀察使書院之創在於萬曆戊寅歲云

石室書院廟庭碑

聖人作春秋垂空文而孟子當之於一治之數夫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而若論其大經大法則莫過於尊周而攘夷矣天下未嘗不亂而亂之既極則天必

生已亂之人而其人也無有土地之基本人民之勢力則亦只因聖人之空文以明夫大經大法而於是乎人類異於禽獸中國免於夷狄則是亦一治而已矣蓋當我　崇禎皇帝丙丁之間天下之亂可謂極矣我石室先生身任禮義之大宗以樹綱常於既壞至於衆人不憚爲倀鬼之議則又有以明言其不然於是其言愈屈而其氣愈伸其身愈困而其道愈亨以故其亂愈甚而其治愈定退之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其信然矣夫蓋先生既沒而中外章甫建祠於先生舊居之傍大江之濱而以先生伯氏仙源先生臨亂立慥用扶世教並奉神牌而右享

之蓋經始於甲午五月癸侑於丙申十二月十四日噫若石室先生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而又得仙源先生於一家之天倫噫其盛矣嗚呼治亂者陰陽之理也聖人既贊大易以見陽不可終無亂可以復治而又作春秋以垂治亂之具是道苟明則斯可謂治矣豈可以積陰蔽於九野而不謂陽德之昭明於下也故春秋雖曰因亂而作而天下之治未嘗無也雖然春秋既曰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則聖人之微辭奥義雖不可得以知而惟尊尚京師之義則炳如日星雖瞽者亦見之矣今與後之人凡入斯院升堂而鼓篋者欲知先生之道則只將聖人筆削之義毋强遁

其所難通而只於天理王法民彝物則之不可易者講而明之則雖使聖人家奴復出於地中亦可也然後乃知先生之功之大而天之所以生先生者眞不偶然矣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後十七年橫艾困敦三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記

牧隱碑陰記

不佞每讀麗史至鄭道傳論牧隱先生之罪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嗚呼當禑廢黜先生謁禑於驪又嘗以迎禑爲請又嘗以立前王子爲言道傳執言蓋爲此也嗚呼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吾於先生亦云爾其後論先生者接迹而起故

先生流離困厄無所不至而國亦亡矣先生既歿
皇朝陳學士璉撰其墓誌有言其所書多有不可書
者故其神道之銘則　本朝晉山君河崙所作也噫
彼既不足以銘先生則又其可書而不書者無惑而
王以先生係爲　本朝之人則其誣甚矣河固不足
言而權吉昌近撰先生行狀亦復如是史亦云麗亡
入我　朝何其罪先生者多而知先生者少也又按
史云李翺鞫先生于長湍先生供曰立辛昌非某所
知又云先生語人曰胡致堂以爲元帝姓牛而東晉
臺臣安而不革者必以胡羯交侵若不憑依舊業安
能係屬人心某於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此

二者似涉曲筆豈當時佐命諸公欲藉先生重以成廢昌之爲正也歟信如史氏所言則直道傳之同浴爾何以爲先生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三古猶然況叔季之時乎況革除之際乎最是先生以戊辰自請朝京也　皇帝引見數四從容賜語則其時先生所以爲麗朝計者宜無不至而今見於史者只請親朝一句而已及彝初之事亦將以有爲也而吉昌之狀只言忌公者誣以遣彝初于上國其事首尾又無以考焉又我　太祖即位召先生至闕先生以布衣自坐一處曰老夫無座古人有言曰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此非獨

先生之高我 聖朝天地之量可見於此而諸書皆不表而出之何也蓋我 聖祖舉義除亂無愧殷周古語云伯夷餓死首陽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縱使先生採薇而拮死何足以病我 聖祖而秉史筆述銘狀者乃反媕婀回互似說不說至於請行三年喪禁絶僧徒而明伊洛之學皆有可據之實而亦復隱沒獨使俊佛之言起後生之疑而專圖隱之美豈亦載筆之徒私好惡而欺今後哉然晦菴夫子嘗語熙寧日録曰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蓋以惠卿等自爲是録極其誣悖而真是非亦因而自見也向非攻先生者肆其詆斥觝排而作史者盡載其說則先生

之志之節未必著見於世如今昭昭也又非記先生者任其低昂遷就以見其縫罅則亦未必使人破綻剖碎以發其隱微如今鑿鑿也然則其所以罪我者乃所以知我者乎獨其係　本朝官爵則是强引先生爲我人似若以是爲我　朝之重者然此非獨誣先生而實所以少我之德也豈所謂童觀者歟昔蘇子容訟其父草頭木脚之寃而神廟許改國史況先生受誣有累於世道也不少誠不可放過而但已也今先生後承蓋多子容之賢吾知其終刊秕史並洗碑狀之謬而拜手于先生之墓也不遠也噫今去先生殆三百年而薦紳章甫誦慕彌深杖屨攸暨莫不

俎豆而致敬焉可見公論之難泯而人心之不死也然則知罪先生者果孰爲多乎嗚呼是可與俗人言乎哉

懷德朴先生遺墟碑

惟此興農村王竹丘者懷德縣治之南境也自昔相傳以爲故平陽朴先生彭年之遺址也其少北若干步有石磴在稻田中謂是先生遯亭也又其北幾百步卽先生從父典農根之妻墓也自其墓西去二里許石南村朴宗多居之卽先生從祖判官昜生子孫也自村而南十五里許公州邂逅洞卽先生曾祖典書元象墓也　孝考朝筵臣宋浚吉請命祠享于懷

上不以爲不可下其事相臣李忠貞公厚源引　世祖大王萬世忠臣之　教且據　皇朝于少保故事請施行之顧以廷議不一而不果行識者恨之顧茲遺址荒弗堙廢殆不可辨識朱夫子所歎沼平臺傾鞠爲灌莽而樵兒牧子嘯歌躑躅於其上者正謂是爾以故鄉人惻愴行路咨嗟至有泣血者夫使人心如此者不知其何故也縣之耆老章甫懼彌久而彌失其處立小石以識之倘幸後日　聖考之意果行無閟則豈無攘剔櫟柘起立門亭以復其舊者乎先生事蹟略見於南秋江所記欲知先生者斯可考焉

時　崇禎戊申四月二十二日

洪州成先生遺墟碑

先生我　世宗大王朝名臣也諱三問字謹甫世傳先生降時空中有問生乎者三故名云爾歷事　文宗魯山王　世祖丙子離丹書與其考諱勝同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俞應孚等皆死世所稱六臣者也其時戮及其孥相坐屠滅者又三十餘家異武者安富尊榮累世不絕然至今累百歲而人之歆歎慕尚皆欲百其身者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史遷所謂其重若彼其輕若此者哉豈不以天理民彝極天罔墜不可以威武鑠而勢利奪哉嗚呼懿哉先生昌寧人以　永樂戊戌生於洪州之赤洞里邑人尚其第

宅至今梁棟無恙庭有老梧世傳先生登第榮歸設宴時縣樂於樛枝云爾今 上九年驪興閔公維重按節來尋則木老屋壞滿目荒凉而烏山在傍屹然有柱天障川之勢想像其爲人不勝景仰之懷將立石以識其居時余承 命至漢師寓於掌苑署之外署內有老松數株老人指謂曾以先生所居籍入官爲公廨此實先生手植云臃腫禿鶖生意僅存而猶有歲寒之意正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變者矣撫事興懷慨然咏歎適閔公以書來曰赤洞之石已具願有文以記之遂書此以遺之使後人雖千百世之遠尚有以並識乎彼此也

連山成先生遺墟碑

先生諱三問字謹甫昌寧人　皇明永樂戊戌生于洪州魯恩洞外家將降自空中有問曰生乎如是者三故以爲名　正統乙卯生員戊午及第丁卯重試壯元歷事我　世宗　文宗魯山三朝　世宗眷遇絶異　文宗與之爲布衣交官至承旨　景泰六年乙亥　世祖受禪　魯山遜于別宮先生與父摠管公勝及朴公彭年李公塏柳公誠源河公緯地俞公應孚六先生者皆死之既而　世祖曰彭年三問等當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　聖訓蓋將明天理以樹民彝於無窮也漢江南邊有四塚各有小石只書姓

氏世傳是六先生而無其二其謂成氏即先生也又恩津地有一墓而長松生其傍居民指謂先生一肢徇示至縣庭因瘞于此而纔令流水云　仁宗朝筵臣有以六臣事陳達自是連有請褒其節者　宣廟朝朴先生閔腹之裔遂蒙録用之命　孝考朝左參贊宋公浚吉右議政李公厚源有祠享之請令　上壬子京中士人南宅夏等因人得先生神主於仁王山崩崖間謂是先生夫人所自題而奉祀者先生舊宅在洪州者歲久圮腐閔公維重爲監司修葺於崇禎戊申至是遂以奉安於其中而洪之章甫顓於觀察使南公二星洪州牧李公選沔川守閔侯日考句字前

掌令趙公世煥相與立祠於其洞且樹碑以傳其事公私崇報之義次第無憾矣維此連山之濮陽村者先生別業之遺址也其東數里許有古塚自昔縣人相指以爲先生祖先所藏而土田臧獲皆沒于勳府爲一時狐鼠輩所利而其臧獲等不忘舊恩每歲秋成享先生以俚俗焉蓋本縣自沙溪老先生三世以來鄉里蔚然鄒魯之俗矣慕先生風義益深遂建石于其地蓋懼愈久而堙沒無徵也嗚呼成仁取義孔孟大訓也沙溪老先生所以爲教者在是焉今連士之爲是役蓋亦有所受而亦所以對揚 聖祖明訓也李議政宋參贊皆老先生門人而今董石事者洪

友周金光老金萬埈也若夫先生事實顯末則童土尹公舜舉詳具于魯陵志此不復贅云耳　崇禎癸丑四月日

南海露梁忠武李公廟碑

南海之露梁有廟三間中設位牌以祀故忠武李公者也　神宗皇帝萬曆紀元倭酋秀吉弑其君舉國來寇公先在北邊屢立奇功而人不甚知辛卯二月擢授全羅左水使公至則日修戰具撫循士卒遂與賊戰敗之於玉浦敗之於露梁及唐浦敗之於蛇梁斬其貴將又敗之於唐項浦撞破其四十餘船皆以少擊衆　上下書褒之陞其資級至永登浦敗之主

見乃梁誘賊敗之腥血漲海又戰於安骨浦燒其船四十餘遂進戰於釜山又破其船百餘艘遂置陣閑山島積粟整師以為迎　駕龍灣之計朝廷為置三道統制使以處之賊畏甚行間以愚我諸將元均又嫉搆之朝廷兩信之公遂被追拷有大臣言　上亦念公功只削職從軍以責效時母夫人卒公便道奔哭即行曰吾一心忠孝到此俱喪矣軍民擁馬號泣遠近嗟惜元均代為統制使為賊所誘軍敗走死而閑山遂陷賊遂由西海進陷南原朝廷遂以公復為統制公以十騎馳入順天府稍收亡卒遂戰於於蘭島碧波亭皆大破之捷至　上欲陞公崇品有言公

爵秩已高遂止止賞將士　天將楊公鎬亦送銀段以慰賞而奏聞　天朝公之名遂得聞天下時公猶食素寢苫　上特賜諭旨且送草木之滋公涕泣勉從　上念公舟師單弱欲令前却以觀勢公馳啓曰臣一去港則賊必登岸長驅矣時　天將陳璘劉綎水陸來會公接應有方俱得歡心公進據古今島募良耕作以便公私南畏緝屬歸之賊將行長亟謀撤歸求道甚恭兩　天將中其賄皆欲許之公諷刺甚至行長又遣使于公遺以銳劍公以讐賊不可通使嚴辭却之將士勇氣自倍行長計窮遂引泗川屯賊以自援一夕大星隕海中軍中畏之戊戌十一月十

九日公與陳公迎戰于露梁賊大挫劒公忽中丸而絶陳公被圍急公從子完有膽略不發哭督戰自如遂解陳公圍而行長僅得遁去既發喪我師與天將兩陣皆號哭聲殷海中自南海至牙山迎柩哭奠千里不絶亦有喪之三年者僧徒處處設齋皆曰活我命復我讐者公也公內有篤行貞介自守意有不可雖達官要人必據義媿屈之發謀制事舉無遺策奮勇決機前無堅敵軍政簡而有法不妄殺一人而三軍一志莫敢違令至其舉大義斥倭使使中賂者頗辟主和者頴泚則張忠獻岳武穆蔑以加矣以故當積衰諱兵之餘遇天下莫強之敵大小數十戰俱

以全取勝蔽遮東南以基中興之偉烈至蒙 皇上
寵命錫以印符則一國之人雖家尸而戶侑不爲過
矣況此露梁者旌纛之所臨喑啞之所被其精爽之
可畏者固將億萬年不泯蹴山噴海風怒雲屯常有
跋馬島擣江戶之氣則嚴奉之舉尤在所先也舊有
廟牖隘下窄不足以妥公之靈故統制使鄭楹圖隱
先生之耳孫感公忠義卽改而新之又伐大石以爲
牲繫而因閔學士昌重俾余書其事文旣粗成判書
洪公命夏以事聞 孝宗大王亟徵草本特賜乙覽
亦豈拊髀頗牧之意歟只今 仙馭上賓陵栢蕭森
公之毅魄重亦飲泣於九原矣因幷記此以備始末

俯仰疇昔爲之抆血也公諱舜臣字汝諧德水人時
崇禎辛丑十月日也

今　上癸卯賜祠額曰忠烈至是而崇報無憾矣

碑役前後相之者統制使朴公敬祉金公是聲也

是年七月日追刻

東萊南門碑

神宗皇帝萬曆壬辰四月十三日倭賊數十萬犯境
釜山僉使鄭公撥以戰艦三艘下海拒戰俄頃之間
賊船蔽海公且戰且退入城治守禦具且令瞽吹簫
晏閑如平日軍民和靜不驚十四日曉賊薄城公厲
氣巡城士卒奮踴射殪賊無數賊三處積尸如山日

午候忽中丸絕城遂陷妾愛香年十八亦自剄死賊仍擣東萊城兵使李珏見賊盛與其別將開門遁去府使宋公象賢莅職未久上南門樓率軍民以禦賊賊軍于聚兵場先遣木板書立城外曰戰則戰不戰則假我道公亦書木板投賊曰死易假道難賊遂圍之三匝十五日朝賊自城後山破城入公據胡床索朝衣穿甲上有賊平調益者公曾欵接之急趨公目之使避公不應又牽衣指隙竇則公已下床北向拜矣拜訖修書訣其父謂其下曰汝以吾腹下痣驗我公裨將宋鳳壽金希壽等四五人及鄉吏宋伯等力鬪皆死公遂遇害公妾金蟾咸興妓也欲就公併命

踰垣走被執罵賊三日不絕口賊遂殺之僉人申汝檜有母公迫令歸中路聞事急還與公同死教授盧蓋邦適寧親密陽急歸鄉校則先聖位板已移城中靜遠樓矣叩城門大哭公義而納之則遂詣位板前行禮仍侍立不少離與諸生文德謙梁通漢同死其妻亦遇賊於密陽懷其夫紅牌投崖死府民金祥乘亂屋擊賊有二村女同乘撤瓦以助之賊去祥母往視則祥與二女相枕死而三賊亦橫尸其側矣於是府吏小宋伯宮奴鐵壽邁仝收公尸瘞於北山栗林賊助其喪爲文以祭之亦以蟾同瘞之遂引賊之害公者戮之自是南門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甲

午　朝廷令帥臣言于賊將而使其家人入賊中畀公柩以還賊將遇之下馬致敬焉又謂釜山之戰黑衣將軍敢可畏若城固兵多終不可破盖鄭侯穿黑衣也後六十七年　崇禎戊戌閔侯閈重爲東萊府使訪問當時事某老人尚有遺在者其涕泣言如此遂伐石將載其事又將立屋圖畫之並著李玨遁走之狀使人有勸懲之心則其所以樹風聲而裨民彝者不少而金湯之固亦無以踰焉然事未就而閔侯遞去府人咸惜之今　上戊申李侯之翼以閔侯所録一通并以書來曰閔侯之事今欲踵而成之請爲文詳記之遂就加檃括以遺之先是尹公暄爲府使

爲立宋公廟而鄭侯配食　賜額曰忠烈後尹公文舉移建於萊山下安樂原士民並將以盧教授配享云

時烈既述此碑續聞梁山郡守趙侯英珪其節亦卓卓其家乘云侯聞變赴萊城十三日告宋公歸郡泣辭其母曰此時不可顧私託其子廷老以避兵策旋即馳還則城圍已急矣侯衝突入城與宋公誓與同死城陷不離頃步而死今見贊伯閔公著重所示公牒及所得於萊府者與家乘相符故録之託萊府伯鄭公晳追刻焉侯性至孝有孝感今　上朝用筵臣宋浚吉言特旌其節又長城人

手劍擊賊斃頸札腰剳然並落聲若劈山每得十蕩而十空先是弘立遣舌人河世國于虜陣虜急呼我人蓋欲招誘也將軍不應大罵弘立曰爾輩受身負國不以相救也劍亦折張空拳猶益自奮有一賊從後投槊遂仆地而絕實三月初四日也猶握劍柄不捨怒氣勃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喬游擊亦自殺弘立景瑞與一元等皆解甲降奴酋使瘞兩陣死屍將軍獨不腐劍柄猶在其握矣　朝廷遙贈領議政建廟於龍灣江上立碑廟前復役子孤其弟應海以遺衣招魂於江上以其衣歸葬鐵原先塋之側一時文士爭相誄挽翌年庚申　神宗皇帝下詔贈爵封

遼東伯賜妻子家白金其誥命引重甚盛事具載忠烈録其後潛谷金相國堉復收其終始編入　國朝名臣録將軍長身八尺言語寡默氣岸軒然飲酒數斗志氣不亂勇力超絶十八手擊殺猛虎自是鄉人輒呼以將軍而不名也又能視金如土遊色如仇真魁傑偉毅大丈夫也居家孝友出常十四父母皆沒兵荒中無以營壙有異僧見其哀號指葬處以葬其葬祭之禮雖經生學士不能過也與弟應海力田自給晝則射獵夜讀兵書有觀察使至鐵原大集武士試藝將軍年甚少輒矢發的破觀察大奇之仍勸就試遂捷　萬曆乙巳科再爲宣傳官其於得失崇庫

手劍擊賊斃頸札腰剳然並落聲若劈山每得十蕩而十空先是弘立送舌人河世國于虜陣虜急呼我人蓋欲招誘也將軍不應大罵弘立曰爾輩受身負國不以相救也劍亦折張空拳猶益自奮有一賊從後投槊遂仆地而絶實三月初四日也猶握劍柄不捨怒氣勃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喬游擊亦自殺弘立景瑞與一元等皆解甲降奴酋使瘞兩陣死屍將軍獨不腐劍柄猶在其握矣　朝廷遙贈領議政建廟於龍灣江上立碑廟前復役子孤其弟應海以遺衣招魂於江上以其衣歸葬鐵原先塋之側一時文士爭相誄挽翌年庚申　神宗皇帝下詔贈爵封

遼東伯賜妻子家白金其誥命引重甚盛事具載忠烈録其後潛谷金相國堉復收其終始編入 國朝名臣録將軍長身八尺言語寡默氣岸軒然飲酒數斗志氣不亂勇力超絶十八手擊殺猛虎自是鄉人輒呼以將軍而不名也又能視金如土避色如仇眞魁傑偉毅大丈夫也居家孝友出常十四父母皆没兵荒中無以營墳有異僧見其哀號指葬處以葬其葬祭之禮雖經生學士不能過也與弟應海力田自給晝則射獵夜讀兵書有觀察使至鐵原大集武士試藝將軍年甚少輒矢發的破觀察大奇之仍勸就試遂捷 萬曆乙巳科再爲宣傳官其於得失崇庫

治如也白沙李相恒福超薦爲邊守將行有以貴家女來嗜者將軍謝曰彼貴家女將敵之歟名分紊矣勝之歟則彼必望矣壯歲當　宣廟喪佐幕于繁華聲妓中絕酒色甚嚴其持身制行類如此　孝宗大王朝弟應海辭連逆獄　上曰此應河之弟又嘗與虜戰兵敗自刎必不負國卽拜爲北兵使蓋當光海朝義理壅塞於將軍莫不歆尚至於戎虜亦且歎服卒乃　皇上褒寵而我　聖考德音又如此此振古之所未有也　崇禎丁卯議者以龍灣廟有不便者并其碑撤去之今　上丙午金應教萬均宰鐵原府始作廟屋而妥侑焉今郡守世龜兵使柳斐然內外

孫也爲立豐碑來請文以記之盖嘗論之將軍以絶倫勇力從事弓馬而細行既謹家道甚正則其本既立矣出身莅官寵辱不驚奴顔婢膝視之若浼則其守亦確矣猝遇大敵萬人鬼奪從容擺陣挺身鏖戰其勇亦大矣賊欲無戰呼與爲好聽若不聞卒隕其身其義亦正矣激動三軍北首爭死無一旋踵則可謂得人之死力矣倚樹射賊矢盡劍擊劍折奮拳可謂百夫之防矣死猶握劍顔色如生原隰之裒久不殞敗則其忠魂毅鬼又可謂不隨死而亡矣然此皆不足爲將軍之大也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也我　朝歷事　皇朝三百年

矣而及至 神宗皇帝再造土宇則義雖君臣而恩實父子環東土一草一木誰非 帝德之所濡而彼二豎者乃敢稱有密旨去順效逆使我禮義之邦舉淪於禽獸之域儻無將軍之一死則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哉然則將軍之死所以明天下之大義立天下之大經日月不墜則其氣不滅山岳不頹則其節不泯河海不竭則其功不虧然則天之所以生將軍者不但爲我東也將爲天下萬世也爲春秋尊周攘夷之義也天既有所爲而生之則亦有所爲而殺之也或者乃咎弘立不救而致其死烏足以知將軍哉將軍諱應河字景義世爲慶州人慶州之金實王

者後高飛名將方慶其遠祖也其考　贈承旨地四將軍以　萬曆八年庚辰三月初三日生死時年方四十廟在鐵原府寶盖山東西花田里云時　崇禎己酉六月日

南陽尹公碑

崇禎丙子十二月虜兵築長圍以絕南漢路又分兵以鈔旁縣南陽府使尹公聚自其祖校理暹有忠義大節死國事　褒贈公雖妙歲蚤英出入華要然其心常在王室惟以盡忠報國自期人亦以此期之二十八日賊兵猝至時公以事適湖西之報恩聞變疾歸歸纔三日矣招集軍兵戰具未備軍遂潰公庭

下對立二旗廳上拱手坐不動如山賊執之迫令跪公罵曰頭可截膝不可屈欲驅劫以去復罵曰死不汝從胡不速殺賊愈怒遂亂下戈鋌身無寸膚而罵益不絕賊乃斷裂其舌縣吏金澤洪彦仁洪信官奴命吉家僕鳳伊皆與公同死軍官宋後璟斫頸未及喉不死家僕之得免者走告於點船官李行進行進使人收公尸斂而埋之公字信伯南原人世爲名族至其祖尤顯弟集在玉堂嘗言媾虜非義南漢圍急苟詣虜與洪翼漢吳達濟亦不屈皆死之公孝友篤至家行無不備立朝惟恬靜自守無進取心其忠誠懇至自湖西歸瞻望一行朝對衆大哭又念膳宰冷

落索珍差募人冀達　行朝凡三往三反自是口不入魚肉死時年三十四清陰金文正公撰墓碣歎其死已久而猶不爲主知　孝宗大王元年李行進爲承旨詳奏其所覩記　上曰予亦聞之矣昔顏杲卿罵賊曰臊羯狗何不速殺我今槩亦然矣又曰一家三忠尤可貴也遂　贈吏曹參判旌表其門録用其子以明今　上八年閔侯著重來視篆大治諸葛公胡先生廟而侑以公又上疏言曰金澤後璟等亦不可使泯沒　上命除後璟職金澤以下五人　贈職復役噫褒崇之典無復遺憾矣既又邑人思公義不忍忘也乃立石於府治之中而來請文以爲記竊惟

忠義之性得於天而有於身自聖賢以至路人一也然而物欲蔽於內利害刼於外則能不喪而全之者鮮矣惟公所學既正所養既深其所成就如此其卓卓以樹風聲於無窮其有功於世道畏彝也何可量哉其吏僚僕夫固有均賦之不昧者而亦感於所育者乎諸臣之陳請　二聖之崇報亦可謂急先務而邑人之追慕也亦所謂不期然而然無所為而為者矣嗚呼可尚也夫後三十三年戊申長至日恩津宋時烈記

校理　贈副提學尹公廟碑

有明朝鮮弘文館校理尹公集成伯死無柩其廟在

漢師之西盤松坊其子以宣以徵洎從子以健以性立石以爲牲繫爲請銘以刻焉銘曰

天有叙秩聖作春秋彝倫罔晦夷夏有區矧我青丘帝都東屏箕疇既明周禮又秉　皇帝九年有虜僭號謂我可嚇且利以要我　王赫怒義折凶狡英聲所振喑聾增氣事聞　天庭褒詔下賜廟笇低徊不遂于始亟發閒使以謝前事侃侃尹公正色朝端詥詥衆人議氣湧如山遂爲上言此甚無章天惟一日土豈二王我事　天朝彼則讐賊今乃自帝益肆狂逆縱坐力弱未問其罪忍與通使義之與悖我言枘鑿姦徒齮齕是年季冬虜騎大入從難于南孤城危迫

公又上言死守之策曰無言和以墮虜計士氣一沮直壯安恃勢窮理屈惟有義死盖人安燕名節俱惜利害恤之處忘疇昔危不拾正寔惟公獨明年丁丑月正元日君臣揮泣遙拜　帝闔事已無奈惟虜是聽虜曰誰與斥和者名公言和議臣實力攻當往見戮幸以緜縫　聖主至仁罔存孤忠惟吳學士與洪庶尹既許縛執同詣其陣是月廿八拜辭行闕上泣曰吁古寧有是顧謂中人酌酒以賜爾之初心欲予守正事今大謬爾則自靖在予曷忍惟爾家恤因問爾等有無倫屬公拜曰臣家有穉耋就臣兄廖今聞陷沒　上曰憐矣爾其珍重翌日已巳出就于拳

謂公忽忽公峙而竦萬人吾往一毛寧動有謂公言多引自免公笑曰此意實非善欲假吾手盡除諸彦遂至江頭大酋偃蹇渠有嗔詰我無遜辭遂驅以北雪窖幽羈維夏四月十九日朝虜人引出威脅咆哮曰爾改心爲我國臣並取妻孥永爲吾人公與吳公同奮其舌如鼓子卿拒蹋陵律虜慙其下且不忍聽是日城西遂與並命先是庶尹已就霜鍔一心如水三光動色精魂上征直入天闕　神宗陟降在帝左右公跪敷衽以泣以訴下遊燕市文山並武惟公之先惟常方人祖龍陽公殉節壬辰伯氏信伯其義亦隆　寧考有言兩世三忠　贈官祿子榮耀無窮惟

嫂與子與弟剛伯招魂作主立廟舊宅山川阻夐魂
鬼來歸以享以祀酒罄肴酏人曰始吾淪胥爲夷今
乃由公其將有辭人曰周孔將謂不爲乃由公幸如
曰昭垂嗚呼尹公天實生之三綱永賴九法不隳維
億萬年屋墻持持

慶徵君遺墟碑

徵君先生姓慶氏名延宇大有世爲清州人先生居
於州之治南芧山里性至孝鄰里稱有孝感者二事
世祖朝徵拜皆不起　成廟召見問曰水凍時得魚
供父又泣菜菜生信乎對曰病父思食魚膾臣設網
其密幸而得之此豈異事　上曰何不畏溺乎對曰

川小水淺雖潦漲時不過腰臍　上曰與古扣水得魚同也仍　教曰忠孝貴於兩全何爲不仕對曰君上用之則仕不用則不敢求進也　上又問讀書幾何對曰四書二經而已曰四書二經中何者爲第一義對曰大舜之孝周公之忠臣所願學而不能者　上嘉歎久之呼都承旨玄相命吏曹授職特賜米饌等物既退諸承旨合辭言曰君始入　御前詳言善對吾等共喜焉遂酌酒酬酢吏曹直除六品職旋拜尼山縣監吏民畏愛後聞其卒賻以米布妻不受曰豈敢累夫子清德乎佔畢齋金先生過其廬咏詩有曰揚聲繼魯閔錫爵遇華勛秋江南先生上疏曰竊

觀慶延孝心純至感天亦多閭門斬斬鄰里穆穆又心通性理之學身有經濟之才國人皆不以百里之器期之又野史云鄰有楊水尺者不善事母先生至其家譬諭深切其人感悟卒爲孝子里人爲立石以表其居嗚呼先生之至性純行得於天而見於事如有一毫私僞間於其間則天道神明寧有感應之徵哉及至行滿鄉里名徹　楓宸咫尺　天威應對從容錫賚便蕃秩祿隨之所居里閭棹楔輝煌四方聳聽民德歸厚此豈但先生之行義亦可驗　聖朝風化之深遠也至於楊水尺之變惡爲善亦其實有諸己而信及豚魚之致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然

則先生於王祥仇香義兼之矣嗚呼美矣州之章甫並與諸老先生俎豆於院祠　朝廷賜額曰莘巷既又相與言曰先生所感之人猶表其所居而先生遺址鞠爲茂草非所以對揚　聖朝之美意遂相與立石於其前而記其事如此今其後裔居在本州窮不能自存嗚呼或有以此聞於執政以助風化之萬一也耶

孝子堤川縣監申公旌閭碑

丹陽之北坪里有篤孝人曰申孟慶字伯祥號雲溪自　朝廷命旌其門因記其行於三綱續録曰自少有孝行父病疽吮之有宿疾長在床褥晝夜不離側

不解帶歷一紀如一日及殁居廬毀瘠三年母病醫言蝟肉爲對症藥蒼皇求索忽有蝟前走持之以進病即愈又爲母斷指和藥云事又見蒼石李公埈丹陽誌其曰父死哀毀三年不鹽菜殆滅性其曰母病每嘗糞爲參奉爲養不仕其曰又篤於友愛此數事視前記加詳又里中古老相傳云公性勁正有一壻登第榮歸至門閉而不見以其光海朝參廢　母疏也有村庄少艾心悅公其母嘗夜密來請使薦枕公拒之甚嚴又云　萬曆癸巳甲午流丐盈門公爲饘粥一一哺之其中有二丫鬟公異其言貌使居宅內勿令奴僕相近後討其根脚而遣還之果良族也聞

者義之又按其家譜則公籍原州信城府院君贊之後考直長介福母白氏娶漆原尹氏生二子三女年七十二而歿于　天啓辛酉墓在郡東栗峴官至縣監蓋公篤於其親推之兄弟而友見流丐瀕死而仁待良家女恩而義至於不見不義之增則最人之所難也能拒不正之色則又是慎獨者之事然獨以孝著豈不曰孝者百行之源乎余具著始終以遺其孫益謙俾刻于石云　崇禎旃蒙赤奮若季春日恩津宋時烈識

孝子金建旌碑後記

曹侯殿周澈郡之翌年重光作噩偶得衙舍支閣之

石乃故本郡孝子金建之碑也其三大字如新而旁註畫細故未免磨滅然尚可讀矣侯亟加洗剔且徵諸輿地勝覽則所記行實一如註語侯遂因其磨滅而更加刊鐫樹之于其高祖郡守永復旌碑之下夫顯晦雖曰有數亦豈 聖上孝理方興而神人鼓舞之致歟然苟非侯之政能知所本則曷能使其祖孫齊芳並美觀聽聿新哉永復 太宗朝人碑在郡西西華里建五代孫曄方居其里中云是歲仲夏日恩津宋時烈書

淑人尹氏旌閭碑

淑人尹氏牧使衡聖之女早歸于吏曹正郎俞君命

胤爲市南先生冢婦致敬盡禮雞鳴問寢終日不處私室飲食藥物躬必自執至於手指瘡裂而不少廢侍疾終夜立窓外不去隣里莫不感歎蓋其聰悟絕人略通古書自其在室而行已成牧使公甚愛重之正郎君不幸蚤世其疾劇斫斷兩指取血數升以進之及喪致毁過於禮節終三年餐粥單衣而又不肉者三年年紀既衰而輕肥之物不近口體坐臥常於草薦凡此雖古傳所載貞婦未有及焉　顯廟朝領議政鄭公太和筵白其節行　上特命旌閭噫微我列聖后妃之化斯焉取斯而其資質之美俞氏修齊之效亦不可誣也此可以有補於風教而　君上勵

俗動民之意不可不對揚故略記之如此云時 崇禎柔兆攝提格孟陬月日恩津宋時烈識

烈女鍊玉旌閭碑

丹陽婢鍊玉年三十喪其夫毀危身衰盡仍衣白不肉曰身賤恩人不諒雖官家養老例賜亦辭曰不食而受非也後六十年謂曰明歲己巳是夫亡年吾將死其十一月又謂曰此夫死月吾將死其初六日又謂之果以其日午時死其夫死亦午時也噫亦異矣夫心無物累則本虛靈矣誠而前知亦此理也程子記叔祖指紙事此婢其類也歟父官奴金加應夫正兵朴世勇子世男也孫敬立立此碑噫此婢非但天

畀民彝亦　列聖教化也師傳趙公壽恒嘗寓丹陽爲立傳甚悉其爲世教助大矣周夫子愛蓮而曰出於泥而不染香遠益清夫蓮植物而猶愛之如此況於人乎　崇禎周甲戌辰五月日德殷宋時烈述

雙樹亭碑陰記　雙樹亭改以駐蹕臺

古之平內亂者有不欲張皇其武略蓋平亂之功小而致亂之耻大也曹魏趙宋之臣其意蓋如此爾今象村申公記雙樹亭事則侈矣而愚以爲懲忿之意實在乎其中也蓋當是時朝廷所以處适者既失其宜而又适之意以爲邦國無人可以叱咤而得志故敢生射天之謀終致　乘輿播越　廟社蒼黃然當

日生民新自膏火中出來感戴　聖恩故能殫力致討兇渠授首不然則殆矣申公之記之也豈不欲上下無忘在莒而愛民恤軍任賢使能以措國勢於盤石之安哉然自是中外大小之議皆以爲當時之亂實治兵任將之致而不思木朽虫生之故一爲諱兵之謀恬嬉姑息無復猷爲愚每以爲當時不忘雙樹之日則必無丁卯之亂矣其後不忘江都之厄則必無丙子之事矣丙子之後又今三十餘年則未知朝廷不忘南漢之辱否乎噫嘻宴安之樂真鴆毒也哉今觀察使閔公維重每以治事之暇登臺瞻眺想像當時而慨然興懷遂伐石鳩工鐫揭象村之文其以

當日之功爲耻而有意於懲忿也深矣遂嘉其意而書其石陰如此云時　崇禎著雍涒灘長至日恩津宋時烈記

仁興君墳菴碑

我　孝宗大王之二年辛卯十一月二十五日仁興君諱瑛卒于私第翌年壬辰正月日禮葬于永平梁文驛塔洞之坤向原　上賜諡曰孝肅既而改賜靖孝其子朗善君俁朗原君侃爲埋幽誌又立神道碑請文以鐫之其餘儀物備矣既又以爲士大夫於丘墓之下必立齋室以爲祭祀時熟設之所以致其潔蠲之誠矧惟親　王子衣履之藏獨可以少此乎乃

因朝家例造閒架而又廣其制房室廚庫廳堂皆備然後乃相與言曰今茲世益遠禮則益不及盍爲訓辭以鐫于石以爲不刊之圖乎乃名其堂曰永慕而又立石于庭中以爲牲繫請書其事于余余惟公子王孫不以聲妓杯酒戕其生則卽以驅馳弋獵害於畏者多或使王家親親之意有不能終者矣今公則於是數者絶無毫髮之可言而溫恭孝悌善始令終以助周家麟趾之化蓋我 列聖身修家齊之實可驗於此矣昔魏信陵君戰國之翩翩者也漢高帝猶嘉其破秦存魏使畏奉祀不絶況今公之德厚豈不流光也哉兼且子孫蕃衍其丘墓之修香火之薦永

保於無止矣嗚呼休哉

九華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六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七

墓碣

叅判掌令二文公墓碣

國朝文治莫盛於　中廟己卯而靜庵趙先生爲士林領袖既而虫篆蔑貞皆以己卯爲諱醴泉有掌令文公墓其表所謂平生執友同僚大憲公卽趙先生也而不敢名言其兄叅判公墓又無表今掌令公耳孫碩珪具一石將並記二公事曰吾二祖實與趙先生志同道合噫當時之所諱今日之所榮也汙隆之變一至此哉謹按文氏始籍南平者曰多省三韓壁上功臣三歲卽有文思因以此得姓其後移籍安東

甘泉縣政丞生內部令漢英內部生監務淑嗇監務生生員孫武生員生副尉崇質副尉生府使彬實爲成廟朝名臣褒賜嘉名曰傑配李氏司成文興女以成化辛卯生參判公諱瑾字士輝狀貌魁偉有壁立氣像資性剛直孝友出天乙未生掌令公諱瓘字伯玉幼時愼重寡默儀度若成人參判公取　弘治壬子司馬丙辰闡文科爲承政院注書轉禮兵吏三曹佐郎間爲司諫院獻納爲養爲金海府使金冲庵以詩送之有大嗇高時望之語未一歲惠化大行階通政嘉善嘗爲都承旨　上將卜相公請於六卿中求之意在安貞愍瑭也貞愍卽日以銓長大拜諸舊臣

已嫉之趙先生入對稱文某純直有古人風公亦嘗稱趙某泝伊洛淵源之學袞貞尤忌之白 上曰文某等交相稱譽是黨同也時嶺南物衆地大分爲左右道公以刑曹叅判出爲右道監司己卯十一月貞等啓北門潛入衆賢殲焉公適與左監司李沆相會聞之盡然驚痛即退就舍沆揚揚甚自得終夜燕樂仍偵伺公則通宵不寐矣袞貞等進沆大司憲沆聞命即行有袞黨送以詩曰會看一鶚上秋天沆既至即劾公公退居龍宮之舊業辛巳復貳刑曹旋復彈去假饒無此元祐餘人豈有側逐於章蔡之時乎掌令公博學力行事叅判公甚得弟道二十四中戊午

司馬丁卯大科選隸槐院旋入史局爲檢閱與僚友權忠定檝等請伸戊午士林之冤轉待教奉教陞典籍由兵曹佐郎出監安陰縣亦爲便養也其政與鄭一蠹先生相埒縣人歌以前鄭後文其後流連戶禮兵刑郎再爲司憲府持平司諫院獻納有古直臣風上嘗有奬語陞掌樂僉正爲小行人趙先生贈以詩有清風灑一伐之句及其朝京周旋規度華人稱以君子畢使移宗簿寺再除司憲府掌令而卒己卯六月六日也　上特命庀喪趙先生躬親終事後數年叅判公亦卒皆葬知滿山叅判公配奇氏子弘壽孫山斗曾孫鐸鏞鎭皆無嗣側出孫起明應明俱武科

掌令公配李氏子弘弼叅奉弘輔校尉叅奉長男經世習讀生啓周興周次經濟生命周應周定周錫周應周僉知　贈叅判是生別提宇量碩珪其出也內外子孫多不能盡録竊惟趙先生當路於世最爲衮貞所仇當時一喫呷湯者隨亦立碎掌令公既以清名峻節大爲趙先生所推使公六七月無死其與羣賢駢首三木也無疑矣然記己卯事者凡三四家皆見逸何哉司馬王呂皆不及紹聖之禍而數元祐人者必先焉存乎人焉爾何間於存沒哉豈衮貞黜於惇卞不追其既骨以避其大甚之迹而記事者乃墮其計中耶又叅判公脚下事頗無詳亦可惜也先輩

有言當時德望高者受禍深此誠然而亦未必盡然也胡不觀於郭有道歟然則當時之人雖免於刀鉅之慘而但爲趙先生所與則幾矣況叅判公所樹立固自卓然可觀耶龍宮章甫立祠以祀兩公及內翰李公構內翰公亦已卯名賢而於兩公內弟也亦盛矣哉狀稱內翰公登第設宴于龍宮叅判公來與焉心忽驚異慘然不樂是掌令公卒于京第之日也兄弟連氣固自有相感之理而除是清明在躬者能是矣於是乎亦可以觀公矣碩珪並銘兩公于一碑或謂古無其例然溫公嘗謂吾與景仁生不同兄弟也生同志死當同傳今二公況真兄弟耶朱夫子於承

事墓石並著別葬之墓況今同葬乎掌令公墓右幾步是叅判公墓也大夫人李氏葬在其右銘曰知滿之原負山岳兮千古聲名聯棣萼兮

聽松成先生墓碣陰記 擬作

嗚呼此聽松成先生諱守琛字仲玉衣冠之藏而多士所樹之碣也先生篤學清修師事靜菴趙先生光祖己卯禍後遂遯迹丘園除官輒辭卒抱道而終焉始奇高峰大升誌其墓成大谷運記遺事栗谷李先生珥狀其行而碣銘則退溪李先生滉文及筆也嗣子牛溪先生渾將刻而樹之難故未就近者士類懼久而遂廢乃相議出力並鐫仙源金相國尚容篆則

事遂盡美而無憾矣其盛矣哉朝廷初　贈先生執義以旌高節其後牛溪先生官益顯推恩加　贈吏曹判書既又栗谷先生倡多士立書院以享之後人又以牛溪先生侑焉嗚呼先生高風偉節可以起數百世而牛溪先生學問德義蔚然爲世儒宗仍兩世大顯此前古所罕有而退栗二先生狀而銘之此又世所難見者歟所鐫退溪先生筆蓋用當時草本故楷草俱焉功旣成咸謂退溪手蹟雖不敢以他筆易也字畫頗細恐易磨滅請復深刻其大略使百世可讀則是亦愛無已而圖無窮之意歟時烈敢撮其一二使先生之外曾孫尹宣舉大書于石陰

大谷成先生墓碣

成氏古稱多賢退陶先生所謂隱成卽先生也先生資稟溫純志氣豪邁其學專務存養精索故其言有物其行有常然終不爲世用故謂之隱成而又惜時人不知其高云爾先生年三十餘就有司中司馬試既而乙巳仲氏與羣賢罹禍先生作詩以見志遂歸報恩縣卜築泉石間名曰大谷　朝廷授參奉謝命卽還　明廟收擧儒賢訪以治道先生入京辭以病不能登對　上遣醫賜食命所司繼粟先生詣闕拜謝再疏乞骸而歸　宣廟初屢召以官皆辭特賜衣資再　命道臣周急及以病聞太醫賚藥再至

則先生已沒矣卽　萬曆己卯五月廿六日也先生諱運字健叔其先昌寧人考世俊副正妣朴氏司諫孝元女祖忠達縣令曾祖得識漢城尹已上皆達官名人而伯父思肅公世純有子守琛是聽松先生也先生髫年志道長益涵揉嘗曰聖賢之書必須大着心胸高着眼目以求之不然則句讀而已其於上達豈能有望然外事物而談性命非學也顯微精粗必交致其功然後無架虛躐等之弊矣又曰學者立志爲先若不激昂振作雖有美質決無有成之理志立然後細察吾心纔覺有已私勇猛克去不留苗脉則自然天理昭著矣其客念之紛起者亦持敬之不至

爾若此心收斂凝定則外邪自不入矣此皆先生眞積實體之言非懸空揣摸之可及也故其見於行者孝友純篤副正公性嚴峻而先生在傍則日見其和豫之色事伯氏如副正公每追悼仲氏言及必涕泣沾衣與夫人相敬白首如一日嘗於燕居有色盼者窺之先生覺之即避去尤謹於辭受常曰吾平生所戒色與得二者而已聞人有善稱賞不已使其成就其不善則覆蓋之接人和氣藹然無貴賤賢愚各以誠意鄉人無不化服焉然不欲以師道自居有請業者輒辭若見憤悱以求者則亦爲諄諄啓發其族黨之間恩意周至平居若無可否而至於斷義理等成

敗論人賢否則有非常情所及者當陳復昌有名時先生獨以爲不吉後仲氏果中其蠆以死先生德器渾成和光混迹惟恐人知而風標介潔超然於物外視世之所屑者無異草芥常愛俗離清勝飄然獨往屢日而返佳辰勝日或携冠童徜徉水石間酒醴以娛彈琴詠詩調韻清古聽之者無不灑然而自失也蓋人見其逍遥山水獨立乎塵外則但知其有幽靜之操見其吟哦雲月不屑乎俗務則但知其有古雅之趣而已若其遊心經史耽玩義理以自樂其所樂則人或不知也噫先生所蘊者甚重而卒以不施於世豈不惜哉　宣廟聞其喪賜以祭賻命庀窆葬隱

卒之典迥出常例夫人慶州金氏副司直碧之女無子先生以夫人兄天富子可幾妻以兄子託其後事或謂一時之便也可幾與諸生葬先生于縣東鍾谷之南麓　朝廷前後授官自叅奉歷引儀司紙判官都事終司宰監正　仁祖朝褒贈左承旨先是諸生爲建祠宇與冲菴金先生同享有遺集數卷行于世先生所友曹南冥徐花潭李土亭皆間世名賢先生與南冥最爲莫逆交蓋南冥有壁立千仞底氣象而先生濟以溫厚南冥曰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不及也盧穌齋相國亦以一行無虧稱於　筵席而趙重峰則並以退陶稱之曰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材其

引重亦深矣至其一門之賢如聽松東洲牛溪板谷連芳并彩大爲一時之壯焉東洲嘗宰報恩南冥土亭花潭皆遠至爲對床連夜語李相國浚慶聞之曰應有德星見於天矣然先生論一時人物必以聽松爲第一嘗書其事曰陶化一世身可任也而及見世衰人訛顧無著手之地則斂迹而退棲息山野之間探窮性理之奥修身獨善卒歲優游嗚呼此豈先生默契而相感者耶昔程叔子嘗作明道狀曰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吾於先生亦云然聽松則如退陶栗谷高峰狀德鐫行無不至矣而先生猶未焉甚可歎也然其模範大致無不同者則生同志死同

傳可也何必差殊觀哉況退陶之稱引先生者亦自可傳於百世而假如自聽松論之則未知誰之爲第一也抑將兄弟之難爲耶也噫盛矣哉信乎成氏之多賢也先生遺命勿立墓刻牛溪先生只以寂寥數語記其表陰矣今者鄉之章甫伐石請辭余曰非先生志也皆曰藹然多士之願也遂爲之銘曰

空谷之窈兮可棲而息古澗之清兮可飲而濯先生之心兮匪此之樂惟理之奧兮我玩而明惟德之懿兮我服而行惟彼隱者兮或踰或閉先生不然兮惟義之比不潔以亂兮焉有所倚遁而不流兮介而不激穆然其居兮溫然其聞先生之道兮疇敢瑕謫我

恩其由兮惟曰有學嗟後之人兮其毋曰沮溺之儔匹

游軒丁公墓碣

昔 明廟乙巳之禍圭菴宋先生以士林領袖蒙被極典有與李晦齋先生攄忠定公同寃死荒裔者曰丁游軒諱熿字季晦也至今言當時事者莫不心隕而氣塞噫君子之不幸有如是哉其後百二十餘年而其玄孫錫後來求銘墓之文而其狀中多說圭菴及李正郎中悅圭庵余曾祖之弟而李正郎先人之表叔也余故聞之稔而知之詳亦不勝愴痛遂不辭而爲之叙盖 明廟初年妖兒慫恿簾中以爲士類

不利冲子時晦齋爲院相亦不敢救而同其顯沛公遂及焉逮 宣廟初服栗谷李先生主張清議洗冤復官而鄉人又立祠妥侑焉君子曰小人能殺君子身而不能滅其名信哉公昌原人上祖光純新羅大相七代祖衍邦娶高麗侍中李凌幹女因其業始家南原有旱甫 本朝豐儲倉副丞暉典牲主簿世明四山監役公之曾祖祖及考也副丞以孝聞妣金氏司議壽亨女 正德壬申二月丙戌公生焉十三而孤伯兄始教以書未幾業驟進伯兄喜甚以告于其考几筵丙申八月 中廟試諸生親拔四人公居末第由承文正字遷著作丁內艱服除以博士陞校檢

歷禮曹佐郎成均典籍入兩司爲正言持平間爲禮
兵刑三曹正郎校書校理兼記注官　中廟薨　明
廟以大君遘疾　仁廟承　文定意以俗忌停　殯
殿饋食公爭之於　上上爲之改容時　上春秋已
高無嗣羣奸倚　母后介弟以貪天功中外脅息一
日正郎李中悅謂公曰兄亡弟及古今通誼　聖上
百歲後誰敢有異意而有人探內旨煽動危言亂將
作矣公遂絶其人不復往來然其人所言實爲士禍
根本　中廟陵號引唐家昭陵例不改其舊公曰文
德后雖先葬昭陵其實乃　太宗壽陵故不改也尊
可統卑而卑不可援尊議遂定既卒哭　上猶不釐

桂廷臣爭不得有欲令外戚入內敦勉以冀萬一公曰宗室耆老二三大臣不任其責而顧彼之欲借哉上不豫公危厲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倒不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弑君遭變事而不知權者必蒙簒弑之誅況在今日但委之醫官可乎乙巳七月　上遽昇遐　文定聽斷欲以翌月葬臣下莫敢以爲言者公以兵曹正郎抗疏曰諸侯五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而情文備今　攢宮未乾無故渴葬不顧不慊之嫌可乎不報尹潔繼其疏曰　大行之臣唯丁巢一人而已後中悅及潔並被湮刑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已而　文定御忠順

堂三大臣論死忠賢竄逐殆盡公遂罷歸鄉里丁未九月鄭彥慤以壁書上變遂賜圭菴先生以下死餘皆編配公初謫昆陽俄移巨濟自謂朝夕有後　命其操履愈堅日以經史自娛泰然如平日庚申七月六日卒年四十九其十月返葬南原府元堂山先兆令人李氏祔焉公天資近道以孝悌忠信爲立身之本嘗制同堂異室之規聚族而居焉有以其行聞於筵席特加　嘆奬最深於春秋其立朝言論必據其義與圭菴先生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爲重乙巳尹春年受元衡指夜來誘公使見元衡公應且憎終不見既謫去元衡猶託私人微視公意其人爲元衡道語

故舊仍請願得數字歸以報公終不肯公雖流放痛念時事草疏極論曹南冥往見之力止而不果上其惓惓　王室之忠可謂九死而未忘矣令人興城副守億年女　恭靖大王四世孫男至縣監孫男斗俊斗傑二女適權伯時林承厚長遇賊自殺曾孫瑨生錫後及教官金之白妻公嘗輯壯行通考負暄録各十餘卷既而曰此枉費工夫不若潛心聖賢之學專用心於本原而躬踐履之實盖公先有此深厚根基而以春秋爲用故權經皆有所據不爲郢書燕說之歸是可以爲法矣記昔河西金先生自　仁廟薨閉門不見天日每忌晨入山痛哭人莫能測知豈以爲當

曰醫方或有未善耶然則公之自請察視者豈亦有深意耶未可知也銘曰

春秋大義炳然數十而知者鮮公乃秉執沛然斷事造次不跲理有不明此焉能及惟其如此所以有立

龜峰先生宋公墓碣

曩同春宋公浚吉謂余曰文元公金先生師事栗谷李先生以至道成德尊然考其抽關啓鍵導廸於一簣之初則自龜峰先生不可誣也然其門下名賢巨公不爲不多而沒世七十餘年墓道無刻豈有待於吾儕耶余諾其文而欲考其源委則其子孫僅有存者而亦不足徵也既而同春又沒則無與成其事者

矣今刑曹參議李選擇之卽金先生外曾孫也嘗爲史官遍考朝野載籍仍得以悉其事之本末及諸公議論之詳遂爲狀文一通以示余昔洪景盧爲作前人所未作者以明道術源流則朱先生以爲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擇之抑其人乎諸老先生所未遑者將有成乎謹按先生姓宋諱翼弼字雲長家在高陽龜峰山下教授學者故學者稱以龜峰先生其知舊亦以龜峰稱焉其先出自礪山其顯者高麗貞烈公松禮也其後微弊不振祖璘始爲雜職直長父祀連受遇政階事載栗谷先生所撰安貞愍墓碑娶延日鄭氏女生四子先生其第三也年七八歲詩思清越

有山家茅屋月參差之句稍長與弟翰弼俱發解高等自是聲名著聞首與友善而推許者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也時人號爲八文章然先生知科舉之外有用心處遂取性理諸書日夕講討不由師承刃解氷釋其文主於左馬氏詩主於李白至其論說理致則通透灑落無所礙滯學者帖帖於前者終日不絶而酬酢不倦其中虛往實歸者甚多栗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知其有學術投分相交論辨義理切磨甚篤李先生嘗入場屋對天道策謂舉子來問者曰宋雲長高明博洽宜就而問之於是舉場奔波先生左酬右應愈扣而愈無窮

舉子轉相傳録不但爲取應之具也先生以古道自處雖公卿貴人既與之友則皆與抗禮宇而不官人多竊罵而亦不以爲意也　嘉靖癸未粟谷先生偃于羣小其所構誣甚於紹聖之世矣成先生適被召至京欲上章以明淑慝之辨而又慮山野之人常以退爲義忽於此時極論時事無乃非語默之道耶先生以書勸之曰尊兄受　聖主知遇既陟朝端則不可以不出自處矣何不於陰陽消長之際明言善議使公議得伸耶成先生從其言　上益知讒邪娼嫉之狀明示好惡之典於是成先生大被詆毀而於先生愈甚遂謀所以報之者會李先生遽棄後學延

平李公貴欲爲李先生訟寃先生爲草疏本於是羣憾益怒爭欲甘心於先生而無言可執遂嗾安貞愍子孫謂先生祖母本安氏家婢欲還其賤籍而滅其家蓋貞愍公叔父監司寬厚有婢侍貞愍考司藝公敦厚而生女是爲先生祖母生祀連而屬天文學安氏子孫謂祀連之母非司藝女即前夫所生而未良者也李山海謂先生曰君知今日之禍乎禍在栗谷若隨衆訾謗則免矣先生曰雖死何忍安氏既起訟先生知禍且不測遂與兄弟避仇山海與鄭松江澈諸公互相保納時山海附於時輩又結奧援以固寵先生嘗作詩以譏之詩中有荔枝連理等語大忤山

海又重峰趙文烈公憲上疏力辨栗谷牛溪之誣而議斥時輩山海益銜之遂有飛語入內一日　上下于刑曹曰私奴宋某兄弟畜怨朝廷期必生事趙憲陳疏無非此人指嗾此極痛惋捉囚窮推先生遂自就理與其弟翰弼俱竄極邊蓋翰弼亦能詩好議論多怨於人也壬辰倭變先生自熙川謫所避賊明文山中癸巳蒙宥都有寨暄靜菴兩先生祠先生感慨當日遭罹爲文以祭以見其志而歸自是先生舉家失所又時輩慫恿安氏不已先生雖蒙　上意覺察究狀猶畏約懾處知舊門人爭相館待學徒全集嘗寓沔川金僉樞進礪家成先生寄書曰主人仁賢後

生向風晚暮漂泊得此於人可謂幸矣　萬曆己亥八月八日卒于汚川寓舍壽六十六門人會葬于唐津治北元堂洞其配昌寧成氏前卒而同原子就方側出就大就實先生以高才邃學始拘於門地中被世累終爲成李兩賢之株連流離皃窮以沒其世可勝惜哉惟其講明理致以修其身且以傳之來世今金先生之學爲世所宗則先生之於斯文亦可謂與有功焉其餘開導成就者如金文敬公集守夢鄭公曄藥峰徐公渻畸翁鄭公弘溟監司姜公瀣許處士雨叅判金公槃或以道學或以宦業傳道後生輔毗王家同春之先考郡守爾昌亦受學於先生以敦同

春卒爲名儒則先生之身雖困於世而其道則不可謂不有光矣若考於諸公論述則重峰以爲到老劬書學邃經明行方言直足蓋父愈故成李兩賢皆作畏友且其教誨善於開發使人感奮有立云而至願納其官級以雪其寃李土亭之銘則曰玄黃方寸間鄒魯亶非逋象村申公欽則曰天稟甚高文章亦妙澤堂李公植則曰天資透悟剖析精微徐孤靑起謂其學者曰爾輩欲知諸葛孔明乎惟見宋龜峰可也仍曰吾以爲諸葛似龜峰也洪參議慶臣每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兄何爲與宋某友乎吾見宋某必辱之寧原笑曰爾果辱宋某乎必不能也其後見先生

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滕自屈也昇平金相公溍少自負不肯下人一日邂逅先生於山寺爲撤其業日聽其言議久不能去及其成大勳業身都將相謂曰吾之得至今日緊當日親炙於龜峰之力也一時稱道不可勝記而於此數者足以知其大略也惟是抱負既大自任甚重頗有志於世道金先生嘗微諷曰恐爲厲階先生不以爲然　天啓甲子金先生與鄭守夢上疏略曰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絕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既沒李潑惟讓輩仇嫉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

連乃故相安瑭孽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既已從良祀連又雜科出身連二代良役且過年限者不得還賤昭載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之大讐乘機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爲守法之論則潑等輒駁遞之至再至三而後始得行其志祀連雖得罪善類翼弼雖犯衆怒豈可以一時之私憤而屈祖宗金石之典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復發開釋之端而翼弼尋亦淪亡至于今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亡師之冤尚不瞑目於泉下噫亡師生未爲 聖主之知死不免賤隸之名此豈但臣等隱痛於心國法一壞末流難防此亦識者之深慮永

歎者也先生有文集若干刋行於世象村嘗評之曰材取盛唐故其響清義取擊壤故其辭理和平寬博之旨不失於驅窮流竄之際優游涵泳之樂自適於風花雪月之間其庶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矣又有玄繩集一編所與李成二先生往復書也谿谷張公維嘗論之曰栗谷之言眞率坦夷牛溪之言溫恭懇到而龜峰則意象峻潔自待甚重其言辨矣其學博矣又曰觀此議論此老胸中殊不草草此不但可知其詩文而亦可以知其爲人矣余與同春久在老先生門下得聞先生言行熟矣其以先生爲無一疵可指者固失於稱停而若乃吹毛索瘢以助發讓

之誣者亦非平心之論也成先生平日固不無不滿之意而此則春秋責賢者備之義也益見先生之高且大也盖嘗以老先生所言而論之則志大宇宙勇邁今古者實先生之所心而其於細密隱微不能無疎脫者豈先生才高識博鍊達世務謂此足以入得聖賢門庭做得皇王事業而或少涵養本源之功耶以是權度則其於先生或庶幾焉

石洲權公墓碣

嗚呼此高陽縣渭陽里者石洲權先生之所藏也其世德俱刻于其左先墓石先生即習齋公之第五子也嗚呼先生在時大夫士慕義趨風一見顏面則誇

以爲榮其沒也腸摧淚淫以至未嘗過門者亦悲嗟愴歎愈久而不能已愚未知其以何然耶豈以其能詩而然耶先生諱韓字汝章其爲人佚宕豪放志蓋宇宙眼空一世凡世之富貴榮利紛華盛麗人所艷慕歆願者一無所入於其心惟以詩酒自娛嘗一再入場屋復不屑也松江鄭公嘗遠謫先生於道往見之松江驚服曰吾今日見天上仙人此行豈不幸哉諸公爲其貧也除童蒙教官亦不屑於辭便開門授徒或告曰當束帶詣禮曹參謁先生憮然辭曰此非吾所能也遂謝去入江華府築室以居遠近學子負笈而至者甚衆雖役之以鄙事而亦不知其勞且苦

也府官溺貨故緩弛父獄先生正其罪遂棄江華歸玄石江上月沙李公嘗儐　詔使顧天俊顧以文名天下月沙懼非吾敵極選文士以從先生以白衣與焉　宣廟教曰權某詩可寫若干篇以進既進　上歎賞不已常置案上先是壬辰倭變先生與具竹窻容詣闕上疏請斬主和媚　上二相臣不悅者已多李爾瞻願交甚切固不許嘗於人家見其至輒踰垣而避之爾瞻甚銜之光海妃兄弟柳希奮等恃寵豪縱疎庵任公叔英庭對譏切甚至臺小憾怒遂削其科先生慨然作宮柳詩以刺之諸柳入訴光海怒甚然猶無以得當以治之也壬子三月誣獄起光海雜

取坐人家書籍以見偶得其詩於趙公守倫家册面詰問誰出遂親鞫酷加刑訊時大臣白沙李公力爭得減死編配至東城外以其四月七日死焉越十二年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贈先生司憲府持平官其子伉其配宋氏也女爲崔繼昌妻宣與憲其二子也伉生子謨夭無嗣以其再從姪愫爲後謨有庶兄弟二人謐調鳴呼世之以詩稱先生者豈非淺之爲知也先生內行甚篤幼以習齋命出爲叔父孝後事所後母金氏極其誠敬有疾未嘗離側其意未嘗少違推此以往其他可知已始則直情徑行心有所不嫌雖先正亦以詩譏議詆訶滋世而不之顧也

既而便回頭轉身從事於性理之學其與人書曰思將退伏山野收心養性以求古人所謂道者於是日取周張程邵朱呂諸書讀而思之雖不敢自以爲有得而於其文義之間似有犁然而當於心者故決意向學于今六七年矣嗚呼先生之志可見於此書矣死之日親賓入見則枕邊有近思録朱子書十許編矣噫以先生天分之高苟無死以卒其志業則其所成就何可量哉而年纔彊仕鋒頴未銷處至於此可勝惜哉惟其斯文先達處稱以曾點浴沂則其得濂洛之緒餘者可知已然則終不可以詩觀先生也明矣故谿谷張文忠公嘗序先生詩曰世之人不以人

觀詩故不得其人斯實語也崔氏子宣來謁先生墓文余叩其學蓋深於易者豈有聞於先生之定本者耶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氣麤始慕燕許後則程朱俄蹈禍機而止於斯我懼後人只傳其詩式闡其幽以告無期

遯菴鮮于公墓碣

殷滅周興聖師東來文教聿敷變夷爲華然曆世綿遠則邦畿荒茫子姓陵替其不足徵有甚於夏之杞矣　本朝受命文教西被乃有鮮于公諱浹字仲潤以聖師之裔崛起於麥秀之地窮探玄源探賾墜緒然而八條籍去洪範義奧遂從濂洛關閩之書求其

心性理氣等諸說蓋聖師心法得宋儒而大明焉沿流而溯源自有次第也於是公蔚然爲西土儒宗徒弟之從而學焉者甚衆公遂升席講說一以聖賢之書爲的是西土之士能知性理之說矣公猶自病其獨學而孤陋也遂遊東南既遍覩山川而卒至陶山書院閱李先生遺書及院中所藏編帙因往仁同拜張旅軒先生數日而歸遂溫尋四子等書曰吾道在是何暇他求遂與諸生入龍岳山講讀教授者殆數十年矣　朝廷屢授以職而不就　仁祖末年嘗以爲成均司業　仁祖昇遐赴哭　闕下時愼獨齋金先生赴　召在京公又執贄進謁先生從容款

晤亟稱其精敏即西歸　孝宗大王收召四方賢士
復以司業召公仍令本道敦遣公辭因上疏曰大學
一篇規模大而節目備乃入道之門戶羣經之綱領
爲帝王者一日只將一二段熟讀精思研幾至理與
心爲一然後可以致其用矣又曰尊德性以涵養此
心而後大本立矣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而不爲
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
爲政將無所處而不當矣又曰心爲一身之主而具
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此
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心一也而原於性命之正者則
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者則爲人心王者必居敬篤

黍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人心之危者安道心之微者著而見於事爲者無不得其中矣蓋心之爲物虛靈神妙其體具於方寸而與天地同其大其用發乎至微而與天地同其流是故其大極於無外而無不包其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方其物之未感也澄然惺惺如鑑空而衡平及其既感也妍媸高下之應無不當者則人心可以合天心而與天爲一矣又曰天道以生物爲心而於穆不已地道以成物爲心而塡凝不已王道以生成爲心而純亦不已此三不已者分雖殊而理則一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王者之道貞夫大觀者也此三貞者亦一理而已是故天地恒久而能生成日月恒久而能照物聖人恒久於道而能化成天下王者可不體天道而修德凝道乎又曰堯舜天地中和之至而爲百王千聖之祖宗者也其爲道無顯微無內外先後本末一以貫之而其目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已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其爲堯舜也何有　上答曰治心窮理之要莫此爲大子當服膺而勿忘也其九月又赴　大葬而還癸巳　上下敎特召之請闕謝恩留數日未蒙　引對公始意布衣被徵自有故事蓋欲一至　殿陛陳說所學而不如所圖故遂

退歸後　上覺之責喉司以不以其去上聞也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卒時遺命治喪一從禮文麾去婦人西人無老少貴賤奔走來哭者屬於道葬于所居平壤府之西烟臺山門人題其墓曰遯菴先生
上命致賻儀後筵臣　啓曰鮮于浹學業甚篤見識亦高關西士子稍知趨向者皆此人之力也　上命贈司憲府執義平壤及泰川人各立祠俎豆之所後子檝嗣爲崇仁殿監鮮于諧曰殷大師箕子朝鮮而有子仲食邑於于因以爲複姓高麗時有名靖爲中書注書碩爲竹州府尹迪爲少尹　本朝景爲神虎衛中領別將其子燻爲建功將軍其子江爲司正於

公爲五代祖高祖琛曾祖鸞皆爲教授祖春主簿考
寔崇仁殿監世居泰川至崇仁公始還平壤崇仁殿
在平壤是大師廟鮮于氏世爲監妣慶州李氏禦侮
將軍億壽女 高麗戊子生公公自幼精明端潔言
行常謹八歲時能徒步數百里其强有力又如此常
謂族姓曰吾輩聖人之後也必須敦行孝弟忠信期
以無忝矣族姓皆曰童子何知而其言如此吾輩敢
不自飭嘗夜夢若有大師贈詩者遂以呈官府官府
即請於朝修大師祠墓大師墓在平壤府之北其無
沒蓋久矣二十二歲始就鄉先生金公台佐學四子
熟複三年而始受詩書易春秋其受書傳也至期三

百金公辭以不能解公遂閉門尋究數十日而通曉金公喜曰此君他日必能大成自二十八歲至三十二四年之間連遭考妣喪其喪祭一如家禮又於金公若喪其父焉其內子金氏曰公既行心喪吾何心獨如平日亦三年不肉所居不蔽風日妻子不免飢寒而處之裕如或有評論人物是非政令者則輒閉口不答以故鄉人無愚智無不愛慕而化服焉蓋公為學苦心極力未嘗少懈不得不措至於飢渴都忘有得則筆之於書夜則倚枕假寐既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朝嘗曰學不得其要枉費三十年工夫既老而稍有所得又嘗言操心之甚難所著有太極辨解

太極問答性理諸書藏于家蓋其大義悉本於程朱之緒餘而其少有出入者則未及訂定焉使之天假之年則必加精密以幸後學於無窮矣嗚呼今去大師之世二千七百年之遠而其系出歷歷可譜斯已難矣而矧其不可傳者益難尋矣乃能奮發興起寤寐古昔立言垂訓論說易範至於己丑之歲所以進言於 孝廟者不出於閩洛之緒言而上溯乎皇極之敷言矣我 聖祖虛受而嘉奬至曰予當佩服其蕩平會歸之規模度量此亦可見矣西土之人見公之繩趨尺步始而笑中而信其終也翕然尊尚之皆知聖賢之可慕而性理之可明其功盛矣斯蓋 聖

朝漸被之化而亦豈非大師之靈默佑而致然耶西人嘗上疏請　賜祠額朝議靳之余與同春宋公淺吉言於洪公命夏曰此人崛起西土篤志力行能以性理之說啓發羣蒙真所謂豪傑之士也　國朝表章之地豈皆踰於此乎洪公曰彼若更請則將力爲主張云矣今公門下諸人將樹石于公墓而以李君撢之狀來請余文銘曰

箕子明夷東來叙疇遙遙歐緒厥有源流惟公寔承如禹之歐曷不愛敬剔惟其侯恒奮曰余玄緒雖悠一氣攸傳惟亦相猶敢棄其道不耽不由況有程朱闡發眇幽觀法甚近由此可求覃思苦索罔或敢休

其與其微式探式鈎學既有得爲師則優禮順孝悌由公而修暴傲誕逸由公而羞皐音既亮爰徹　晃旒旌招鼎至盍告嘉猷上陳堯舜下暨孔周以及閩洛以啓以抽　上曰俞哉實如毛輔　睿眷斯隆公魂忽遊百夫緦麻痛纏西陬侔高狀明有碣斯丘我作銘文以詔千秋

元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八

墓碣

都巡邊使　贈領議政平陽府院君申公墓碣

萬曆倭寇都巡邊使申公碏與金公汝岉受命禦賊戰死于忠州之達川時上下恃公如干城報至　上即去邠先是公擊北虜尼湯介蕩覆巢穴名震戎醜至是倭奴舉國來寇仍將衝突中原衆益六十萬時昇平日久小大恬嬉惟文烈公趙重峰憲知賊必來進禦倭策皆指以爲狂事急時相請遣公　上難之曰是予爪牙此時何可去請之不已　召問公公不辭時徵諸道兵皆未至遂募都下武士閑遊人爲兵

三醫司亦與焉出武庫兵又 命朝臣各出戰馬以給之金公適以事逮繫公請以自從公將發 上引見手賜尚方寶劍曰巡邊使李鎰以下以此從事且使行收兵比至忠州衆僅數千人李鎰自尚州敗走公始欲斬以徇惜而止問計鎰曰衆寡甚懸莫如退守京城公叱曰若復敢沮撓吾軍耶第立功自效遂以爲前鋒金公請先據鳥嶺公計賊已逼嶺底曰未及其嶺而相遇則事危矣且我兵皆是白徒又非素撫循者不置之死地則難得其力矣遂背達川以陣蓋公欲於平地突騎蹴之以少擊衆也賊踰嶺彌山滿野劍光奪日砲聲震地公麾諸軍進戰欲親自突

陣者再而堅不得入賊先已繞出我師之右東西挾攻勢如山壓公還到彈琴臺謂金公曰男兒死耳義不可苟活金公曰吾亦從公矣遂屬金公草啓付麾下走上之同薄賊陣擊殺十數人乃相與投江水公平山人宇立之壯節公崇謙後壯節公於麗祖義如漢高之紀信至今配食崇義殿五世祖槩相我　世宗大王謚文僖高祖自準觀察使曾祖末平典籤贈參贊祖錦吏曹判書　中廟朝名臣考生員華國贈領議政平洲府院君妣尹氏僉正懷貞女　嘉靖丙午生公年二十二中武科由宣傳官兼備邊郎歷都摠都事經歷出爲晉州判官時梁公應鼎爲牧使

請曰公是大器不可不學公遂日挾書就學執師弟
禮梁公益奇之歷數官朝廷方以北邊爲憂公連守
慶源慶興卒爲穩城府使藩胡隸本府者服公威信
不敢動時胡酋尼湯介與栗甫里諸胡數萬叛侵擾
諸鎭諸將次第敗衂公領兵赴援所至賊望風退走
又嘗渡江直擣其巢纍有老嫗率其女來乞命其女
容色絶異公命斬之曰留此尤物必貽害於人時李
淸江濟臣以節度使每歎公勇略捷聞陞爲北兵使
以賞功未幾竟獲尼湯介誅之公在北久上疏乞遞
職歸見偏母　上特命帶職歸寧而不許遞　上親
迓于郊見戰袍有血痕勞慰甚至卽解所御以衣之

及其還也又出郊以遣之寵賜有加 上嘗問卿子女有幾而約爲婚姻後公長女爲信城君翊夫人移拜平安兵使入判漢城府還朝日都人聚觀皆俯伏不敢仰首兼管衆務且將委以本兵矣翌年爲 萬曆二十年之壬辰而公沒于其四月二十八日公姿貌端嚴喜怒不形平居循循雅飭若經生學子及其臨陣對敵則雖左右親信亦莫不震慄無敢竊視者然御下有恩絶甘分少疾病者躬親勞問之故士皆樂爲之用蔚然有古名將風蓋自壯節公世有名人至公兄弟而尤盛公仲兄磾以諸生嘗爲栗谷李先生上章伸理仍斥羣小之朋讒 御批直哉爾言爾

弟砬盡忠報國力守邊城虜不敢近爾又抗疏斥邪是何一家并生忠義若是邪後公弟砬以兵使與倭戰於臨津亦效節磾時蔭仕奉母夫人避兵猝遇賊母夫人投身崖下磾亦自投以死一家忠孝可謂卓卓矣公常以信義風節自樹立李清江以北事罹文法謫死公每慨然暴其冤狀黃芝川廷彧至詠於歌詩嘗爲鄭相彦信管下及鄭相連汝立獄杖流人不敢問公獨數詣其家敬候其夫人鄭松江澈爲奸臣所讒以爲將殺信城母子　上大疑怒一日以問公公曰臣請以百口保之此不過不悅者欲讒殺耳澈量雖褊狹臣竊觀其心事眞坦蕩君子也以故李白

沙恒福每稱公爲不可及公前夫人李氏無子繼媲
崔氏武人弼臣女故晚麓公德之之後秉心慈仁寡
居城南舊第教養諸孤　上常加軫恤至於朝夕撤
御膳賜送焉男景禛景裕景禋二女長卽信城夫人
季爲李大燁妻景禛後與金公子塗協謀靖　社翊
戴　仁祖大王以成中興偉績終爲領議政平城府
院君　贈公視其秩二弟同與勳盟仲爲東平君季
爲東城君景禛男埈亦以靖　社勳封平興君官判
書垓都正女柳于曄別提朴天球進士景裕男墰判
官女李碩達監司景禋繼子垓女李慶果文科正信
城君繼子平雲君俅女安弘量典籍公之出師禦倭

也有欲與俱者二人時相素不悅公格之公曰此豈相公修隙時耶記昔荆軻迫於燕丹不待所與俱而先發則論者謂荆軻爲疎脫然尺八七首終豈能敵虎狼之秦哉公當時以不教烏合之數千猝當數十萬方張之劇賊昔孟子雖有撻秦楚之說而亦有寡不敵衆之語況將相不相應而能成功者自古無之縱使公無達川之敗終能免李舜臣金德齡之禍乎銘曰

六韜奇正之相隨用豈異於胡與夷也一節顚沛而無貳終不奪其志與帥也大石之塋衣履所藏南漢峙後兮江水在傍千秋萬世兮憤恨俱長後承昌大

今餘處無疆

掌令洪公墓碣

大明崇禎九年丙子金虜僭號挾蒙古以來要我共尊之爲帝時花浦洪公諱翼漢字伯升以掌令上疏曰金汗僭帝義州府尹李浚能以天無二日攘而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踴者三百臣自墮地之初只聞大明天子而已自虜稱帝之後寧有魯連之死不忍使斯言汚我耳孔也我國雖僻在海隅素以禮義聞天下　列聖世修藩職恪且勤矣今若奉虜服事縱延晷刻之命其於　祖宗何天下何廟堂高枕熟睡視　君父之受侮若吳越人之視常然則非虜人之

自帝乃　廟堂之使之帝也伏願戮其使而取其書奏聞　天朝因以責虜背約僭號之罪則我之說益伸而勢益張矣　上答曰嘉爾爲國之誠斬使事似爲太早徐觀所爲而處之公又見主和宰相面叱之甚嚴其十二月金虜大舉入寇時平壤缺庶尹主和諸宰以公嘗言虜不足平今可試矣遂差下迫遣之公走就家奉所後母李夫人及家累安頓于江都由海道艱關萬死卒至平壤時賊兵充斥遂保寶山小城召集兵民激以義氣公晝夜乘鄣矢以效死其忠憤之意時見於吟咏之間時　行在事急以斥和人應虜索公爲首朝廷謂虜曰洪某在平壤當自任所

執送丁丑二月十二日道臣以諭旨繫公送虜營時公猶未食監押官邊大中不肯解縛令食適殷山縣監李舜民來見慰諭且請於大中公亦曰我非畏死逃命者公纔食即發至義州則府尹林慶業迎謂曰生扶大義死光竹帛眞男子事也資送甚備至通遠堡有四胡至曰我汗之家人也見公飢饋以物曰公有何罪終必不殺矣未至瀋陽觀者挾路或曰此義士也　大明天子知之寧不聳動嘉尚迭相慰勉之既至汗置之別館使其禮官設宴朝夕供奉亦甚設禮官曰此不敢不食公却之曰此非禮之食也汗使問曰汝何故入來曰吾以斥和臺諫被執而來耳又

曰斥和者豈止汝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妄引他人耶詬嚇不已公謂龍骨大曰去年汝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是我也龍胡亦笑而去一日公方食忽聞汗盛陳兵衛將親訊之公食訖謂從行蒼頭曰我今日死矣俄而縛公兩手而去列卒傳呼不令履地公步履益從容自如蒼頭恐虜益怒亦從傍促之公曰到此地頭寧復懾物汗見公庭立屹然命解縛曰何不跪時羣胡皆起以觀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背約而斥和乎公曰爾既與我國約爲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責在我乎在爾乎汗辭塞良久曰汝既首議斥和則我軍之出何不迎擊反

爲我禽乎公曰我之所執大義而已成敗存亡非所論也且使我國臣民皆如我志則爾之殲滅不難矣卽解衣裸體曰速剖我剖盖虜刑也因索筆書之曰大明朝鮮國縗臣洪某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敢以文墨控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節爲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況爾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

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家國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囊鼓魂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汗使華人譯而聽之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公庠和疏曰吾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何得爲帝耶汗大怒亟使刑殺二胡取公而去實是年三月初五日也公聰

明秀發剛果正直孝友之性根於天得平居辭氣激昂無所撓屈每見古人取義成仁必慨然企慕焉公南陽人始祖先幸高麗金吾衛尉別將　本朝左贊成淑監司叙疇縣監磌進士以成公之高曾祖及考也進士娶安東金琳女以　萬曆丙戌十一月廿二日生公伯父校尉諱大成取以子之後金氏卒於染癘公千里奔往則家人皆已出次抱持不欲入哭公不聽曰豈忍計我死生遂入而哭擗絕而復甦者數至於淚成血而目幾喪事其所後克盡誠心苟有悅其意者無不爲也嘗受業於月沙李公廷龜月沙稱之曰異日必爲偉人也乙卯捷司馬辛酉中謁聖及

第諸權倖拔去　仁祖幸公州設廷試公爲之魁歷
典籍監察司書正言兵曹正佐郎外任則高山察訪
高靈扶安縣監也先是元帥姜弘立投虜丁卯導虜
入寇嬪成虜以弘立歸公正言時極論其罪請誅之
其居家立朝行義論議類如此丁丑江都之陷公後
夫人許氏及子晬元與其妻李氏皆死焉晬寅未詳
存沒盖許氏遇賊不屈晬元以身翼蔽鋒刃亂下晬
元先死許氏投水李氏自刎公不及知故北行時有
家書眷眷於孝親奉先之道在瀋陽繼文山有吟嘯
諸作士林傳誦莫不流涕　上命有司月廩其家
孝廟朝贈公都承旨而惟許氏及晬元夫婦未蒙旌

典惜哉章甫立祠于平澤以祀公我顯宗大王嘗語及公及吳達濟尹集之死有言三人於名之所在不能自抑而然矣上曰不然彼三人者皆踐其言而死不可謂爲名也嗚呼聖學之高明可謂度越千古矣公繼後子應元蒙恩官至直長公前娶正郎具坤源女睟元及高陽郡守鄭昌徵妻其出也許氏郡守寔女睟寅及士人尹世鳴載寧郡守沈益善妻其出也應元以公及許氏衣履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巽坐乾向之原具氏墓在楊州豐壤乾川里午坐子向之原應元男禹錫三女適許玩金弘載鄭相文餘幼高陽一男四女男齊賢尚淑徽公主封寅平

尉尹世鳴七男三女男以衡以任以道餘幼載寧三男四女男廷耆廷老廷考內外曾玄摠五十餘人嗚呼我東自殷師以來禮義素明至于麗季圃隱先生倡以道學至于　本朝則又駸駸乎洛建之風矣以故三綱五常之典家傳而人誦然至于臨大節而不可奪能以一身撐柱乎數百年綱常則未有若公之彰明較著者也況許夫人及李婦死於夫聖元死於親與公並立爲三綱之重此尤可見公化範之懿也其廉頑立懦之風固將千百世而不衰也嗚呼偉哉銘曰

日月之昭乎山岳之崒乎其孰與之高明乎夫惟花

浦公之節乎

校理　贈副提學尹公墓碣

林溪尹公成伯沒三十五年辛亥始有墓嗚呼三日而柩三月而墓常也今尹公夫何故也嗚呼尚忍言哉嗚呼使公不念畏彝物則不顧天下大義惟身圖是便則寧有是哉然非身無柩非柩無墓古之制也今何得有墓耶或曰喬山有黃帝冢是時人思帝德葬其衣冠又鄭威愍公驤殉節於馮翊而其墳又在其故鄉玉山其事爲朱夫子所記蓋旣失其體魄而無以寓其追慕之誠故雖知虛葬之非正而亦不能已是亦可悲也已謹按公諱集南原人故忠

臣校理　贈龍陽府院君暹之孫文科縣監衡甲之子忠臣府使棨之弟也龍陽公遇難殉節大樹風聲其始祖威高麗朝平賊有功公妣黃氏觀察使致敬女公生而秀異年十三而孤從府使公自力爲學二十二中生員二十六擢上第補承文院正字將秉史筆未及而由侍講院說書陞司書內艱服闋歷弘文館修撰副校理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正郎　崇禎丙子建奴僭號　朝廷據義斥絶旋尋和好之議公以校理上疏曰夫和議之亡人國家匪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天朝乃我父母而奴賊卽父母之讐也其可與約爲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

乎況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其在我國食息難忘而頃者虜逼京師震汚 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寧以國弊義不苟全而顧兵弱力微雖未能悉賦從征亦何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往日 聖明赫然奮發據義斥絶轉奏 天朝環東土數千里庶免其被髮左衽矣不圖茲者獎敕纔降邪議旋發人心之奮發當復如何又斥主和人以爲甚於秦檜府使公日疏語莫或太過乎公曰 國家將亡言不擇矣今虜兵猝迫公扈 駕入南漢城與吳公達濟俞公肇條上戰守策首言自古沮敗戰守之計者莫非和議爲之祟也今幸 聖慮堅定如或更有言和者請梟

示軍中又啓於　榻前曰軍士咸願一戰臣　於體府而不聽只在　聖斷而已臣昨見賊騎突出如飛而一聞砲聲則退走不暇矣俄而羣議欲以　儲君送虜陣公聞之驚痛涕泗交下將入對極言之主其議者畏公等不敢復言然公意猶憤憤不已以爲凡事根本不絕則終必滋蔓遂要三司齊會公曰今日之義必先去主和之人三司皆相顧默然有一人故爲誇大之說以緩正議者三司靡然從之公固爭不得則不勝憤悒指斥頗甚儕流亦多不悅公又上疏曰孤城圍迫臣非以講和退敵爲不可蓋自我乞哀則虜益輕我和終不可成也惟一意戰守然後可焉

幾也丁丑元日議送牛酒于虜公又上疏曰羣議欲假歲饋之名上欺　聖聰下瞞羣情今雖萬端乞憐狡虜之退師斷無其理只以解三軍之體而已今勤王之師齊到近地若中外合勢決一死戰則三軍氣必自倍矣虜果不受牛酒且言汗率大軍出來主和者因欲遣使問其所在公又上疏極言其非不報及國書將用某字公獨對力攻主和者請加重律且論三司循默不言自是人益側目皆欲危中之既而虜報我書辭甚悖慢公又入對曰主和者既致凶書而今又乞降以答其書爲臣子者忍襲此書乎因悉暴其姦狀賊初公伯氏府使公自南陽起兵討賊不克

而殉節至是公始聞之乞遞職許之及媾成虜索奉
初斥和臣遂以公及洪公翼漢吳公達濟應副焉當
虜請　上出城也羣議靡然無敢齟齬公將入　上
前碎首爭之不得則死之吳公曰吾輩不能批患折
難而彼請如此然後　上躬可保更何忍沮止吾輩
只有自靖無悃而已公歎息而止丁丑正月二十八
日公與吳公拜辭於　上前　上曰爾等以予爲君
事至於此予何以爲心公對曰主辱至此常以不得
死爲恨矣今得死所矣臣無所憾也　上曰當初爾
欲置予於盡善之地而竟就死地古今天下寧有此
事遂痛哭公曰　大駕出城日請命　王世子撫軍

以防其變　上曰爾以此際念及國事忠誠可尚爾等有父母妻子乎今日存亡固不可知萬一得延則予當撫存勿以爲念仍命賜酒　上不能制淚公等亦涕泣拜謝而出二十九日主和者押公等以徃諸親友皆徃訣于城門痛哭而別觀者塡咽莫不流涕而公等猶然如平昔人皆嗟嘆焉押去者路謂公等曰到彼公等悉引其時臺閣則不可盡殺此可獲免矣公私謂吳公曰是欲因此盡去所忌其計慘矣既至賊陣反接囚首而獻之汗使人詰之曰汝等若以我爲不足畏則大軍之來何不出戰而反窮蹙若是乎公與吳公合辭而答曰我國服事　大明今已三

百年矣一國臣民知有　大明而已爾國既僭大號則義所當絶故我國於前春既據義斥絶而曾未幾時復通信使甚不可也是以我等果爭之我等所爭者惟大義而已勝敗存亡不須論也虜復詰之曰汝等之名非前所聞者且首倡者非但洪翼漢一人今若悉以實告則可矣曰我國既查送我等更有何人我等一死已定豈可畏死而誣引他人耶復再三誘惰曰今不熟計後不可悔公等曰吾戴吾頭而來當斷即斷不須復問虜遂以北歸管押虜將服公義常加尊敬其寢食必自看檢且曰到瀋陽必得生還矣公中路寄弟柔書曰始聞伯氏捨生寧欲即死而爲

國家强食耳此行蓋緣清人責送斥和人吾與吳某自當男兒墮地捐身救國家之急斯亦幸矣只以祖母臨年不得更拜爲恨耳又令柔葬伯氏母或大費存其贏餘資以孝育又使勿尤人也到瀋陽越五日汗使傳語曰汝等雖曰斥和既非首倡不須殺且將官之須率妻子以來答曰此決不可從吾等既爲朝鮮之臣義不當仕於他國惟願速死虜又恫喝不已公等奮言益抗厲遂束縛以就瀋之西門外卽虜人刑殺處也時我國宰臣在質館者被虜招與同坐亦諭使少屈而公等終不聽則又祈懇於虜虜不許公既死虜人以公衣帶給從行僕人曰二人終不屈故

殺之汝等去矣其僕遂以招公魂是丁丑四月十九日也其僕既歸爲言其日公既拒虜言以問答語語僕曰吾今日必死矣僕泣曰何不姑爲勉從耶公笑曰屈身之辱反甚於死此非汝所知也仍與吳公談笑自若進以食則取喫如常有頃虜復取以入云公稟質清介性氣直截聰明絶人過眼輒記居家孝友純篤親有疾未嘗解帶執喪情文備至兄弟同居相勉以義於人閒閻相恤而見其過失則正言直斥不少假借及如當官論事絶不骫骳至於末梢正義明理其所樹立如日星山岳使我禮義之邦免爲夷狄禽獸之歸雖謂之澹庵文山合爲一人可也況聖遠

經歲春秋之義益晦矣今自數公之死晦者復明而使此箕封有辭於天下後世豈不偉且大哉　仁祖命恤其家　孝宗朝特贈公副提學命錄用其子夫人金氏都正尚宓女都正清陰先生之弟夫人在室愛教甚備性且端潔自聞公被執日夜號擗凶問至隕絶復甦嘔血數升期以必死賴都正公慰解得延其命乙巳七月十日沒今　上殿下厚賜葬需與公衣冠祔葬于金浦縣尹氏之葬子以宣縣監以徵叅憲縣監男濠泓李幼女適洪翼漢之孫禹錫餘幼叅奉男洙女適韓載華一男三女並幼　孝宗大王嘗曰尹暹祖孫兄弟兩世三節豈不貴乎縣監與羣從

以明以健等裒諸遺稿名曰三節噫成伯之家草木猶當愛敬況其衣冠所留耶銘曰

懿哉成伯克紹前光而其所就益大以彰耿然一身任天下義其義伊何聖修魯史尊周攘夷天無二日明則人類晦則夷狄畏實受賜吁嗟成伯

野隱宋公墓碣

野隱公既葬愼齋金文敬公集誌其墓矣既而其子基隆將樹石以表于前俾余書其事噫公之大節皎如日星何待於書哉只其不能無待於書者則不可不書也謹按宋氏籍恩津其始蓋出礪山云高麗朝有判事大原其後兢端明誼名行埒於鄭圃隱諸賢

高祖世良參奉　贈參判曾祖龜壽奉事　贈參判孝義絶倫居喪致白燕巢廬之異與弟圭庵文忠公麟壽及其妹壻成東洲悌元講學于家故其居有三賢間之號祖都事諱應期　贈判書考佐郎諱邦祚贈參議號習靜習靜公以清裁直道伏一世廢朝時爲羣小所惡困躓以終妣鄭氏監正谷之女以　萬曆戊子十二月二日公生焉習靜公在時觀志者已服焉既當宦奉祭祀以禮事偏親盡誠與羣弟愛而友處鄉黨羣而義　仁祖初鄉人舉羣行于監司丁卯虜變倡率同志將勤　王沙溪金先生薦公勞勸兼及行義戊辰授司宰監參奉歷奉事直長陞尚衣

主簿移司僕寺自律甚嚴所莅猾吏斂手丙子邊報遽至公承朝旨隨　廟社主入江都丁丑正月二十二日虜渡江圍城公與同舍李竹窓時稷議定自靖之義遂自致命是月二十三日也事定歸葬永同縣西投宿洞配李氏故名相鐸之曾孫　贈持平勵之女公沒以哀毀甚其十月不起祔于公墓男長卽基隆次二男皆夭二女適李碩馨李德宇孫男元錫光錫名錫戊寅　上命旌閭遣禮官賜弔祭　贈承政院左承旨授其子參奉職江都士民爲立書院以祀金仙源李忠肅以下八人公位在第幾　賜額忠烈又懷德永同立祠妥侑焉嗚呼公當時官位卑微又

虜不洗城欲生則生矣必以眇然一身首諸公取義以扶千古綱常極其至雖謂之日月爭光可也然人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公自少受教于習齋公理義所在必行乃已故內行甚正求之古人亦罕其匹不如是焉能成就此哉余同堂承事三十年矣竊瞷公言行無不可書而亦不可盡書然又何必贅乎銘曰

山岳高矣日月明矣惟此一丘千載仰止

成川府使金公墓碣

崇禎九年丙子虜兵充斥時成川府使金公琦汝潤即圖東官兵馳往慈母山城盡以屬諸監司洪公命

者歸卽召募義旅欲以殺賊之侵軼者時亂起倉卒人心渙散莫可收拾公灑泣誓衆激以死長之義俄而賊兵大至公又諭衆曰賊之所求者我也我則義當效死爾等皆去徒死無益也衆皆爲公感泣其中一人請負公跳公固不許賊果尋公至以刃脅降公公大罵賊終不屈遂遇害時十年丁丑正月初五日也始公揩選家屬使避兵也諸子皆幼穉外甥今光南君金益勳新居甥館謂公曰賊鋒不可當盍與家屬入山谷爲百口計乎公曰吾以死自誓不可爲全軀保妻子之計及事急光南又挽公强起公堅坐不動其時監司洪公聞公死遣裨將及衣服使之殮屍

而因至金化縣軍敗殉節時本道無官長上聞以聞洪公胤議政公重普每歎其久爲堙沒諸子旣長上言以白其實狀　顯廟命有司覆啓金公南重李公一相前後判禮曹據其實請贈官旌閭遂　贈吏曹判書設棹楔于家歲甲辰　顯廟因災異引見大臣賊臣許積有宿憾於公諸子以仆公旌門爲弭災之一事諸子上言訟之而今原任議政鄭公知和爲刑曹判書以諸子言爲非誣也時積勢張甚其冤未伸今　上庚申積與其徒皆伏法而死諸子復伸前言以請事復下該曹該曹請議于大臣今領議政金公壽恒據其實請施行如章　上允之今判府事閔公

閭重又重其事請更查問於本府軍民更得其詳然後施行未晚閔公又白其邑妓今玉同時殉節事以相參驗一府儒品老少一口言公遇賊山下山上避兵人見公手石擊賊今玉蒙面投崖狀案牘備具旣上聞並旌今玉門嗚呼君相所以奬節義伸冤枉爲世道慮者至矣公安東人其系實出新羅敬順王有方慶有大名其後簪纓赫世高祖墀文義縣令會祖公衍軍資監正祖繼賢　贈叅議考洛瑞進士受學於栗谷先生不就蔭仕以詩酒自娛　贈承旨妣李氏全義大姓其考秉節校尉希聃也公生于　萬曆戊子六月二日己酉陞上舍乙卯捷文科選入槐院

七八年後始調奉常主簿蓋當光海朝姦兇主讐母議公以不附故沉滯甚久而亦無幾微色　仁祖反正即拜騎省郎爲養出爲扶安縣監未幾連遭內外艱執喪以禮服闋拜禮兵曹正郎成均館司藝將處以臺省爲修隙者所沮歷禮賓寺正由掌樂正戊辰出爲榮川郡守以扶安時事所司追論而罷之扶安人守　關伸白其冤敘爲司導寺正時朝廷重西任以公爲成川府使政化大成　上賜品服以褒之逮丙子虜釁已啓西路守令皆以武臣換差昇平金相公瑬以爲成川綿有惠政緩急可以得力遂不易冬民皆荷擔以待變公仰天歎曰職在官守義當勿

去偷生苟活非我志也卒如其言公居家有善行在宮有嘉績且以其先公出入大賢門下士友皆推重之卒與詩禮家名宰成朱陳契公初娶郡守崔應周女生子世弘女適承旨柳道三繼娶國姓李氏　世宗大王六世孫先立之女直提學洪宗祿之外孫生于庚子十一月卒于甲寅正月六日公墓在廣州其自山加資洞李氏祔焉公始以原從功　贈參判屢贈至左贊成李氏受眞誥爲貞夫人夫人性質溫柔而儀度嚴正寡居三十八年家道無虧蓋主於孝敬而羣行皆備焉長子世輔曾爲縣監世弼佐郎世翊判官文科女壻卽光南也縣監男光遂光績光道女

適叅奉黃爾章佐郎二女適士人李志尹辛道東餘
幼判官男光錫二女適士人趙儀獻花陵都正洮餘
幼光南男修撰萬埰生員萬墻嗚呼召募義旅事去
立慬之狀昭著於一府耳目已成口碑而小人不樂
成人之美乘時逞憾上誣　天聰下壞民彝可勝痛
哉幸而兇魁誅除公議旋行朝廷更據士民之供狀
及儒生上書旌典重新昔太史公傳荊軻徵一藥醫
記留侯徵一畫工況於閭境質爾之士民哉噫公之
屈伸卽關世獘之汙隆哉至於玉妓之投崖亦因公
而並著閔公之請蓋用晦翁先生因記朱奉使節而
並記五臺僧義眞之義也其事尤奇矣銘曰

自經於溝瀆人或莫之知也而公之死於山下士民尚有異辭設淫辭而攻之彼何人斯惟大臣與名卿豈私公而　天聰敢欺有欲知公者盖觀其屈伸之時也

鐵山府使池公墓碣

李寢郎泰卿致其婦翁宋督郵國憲君式言固要池鐵山墓文君式其壻也泰卿其外孫壻也今其勤若是者池公義人也其死可尚也　聖　主綸音尤不可不對揚也其勤也則宜焉則愚之不敢終辭也亦宜爾謹按公忠州人故忠義君湧奇之後忠義君事載麗史　本朝縣監浚高祖司直永洙曾祖僉樞芸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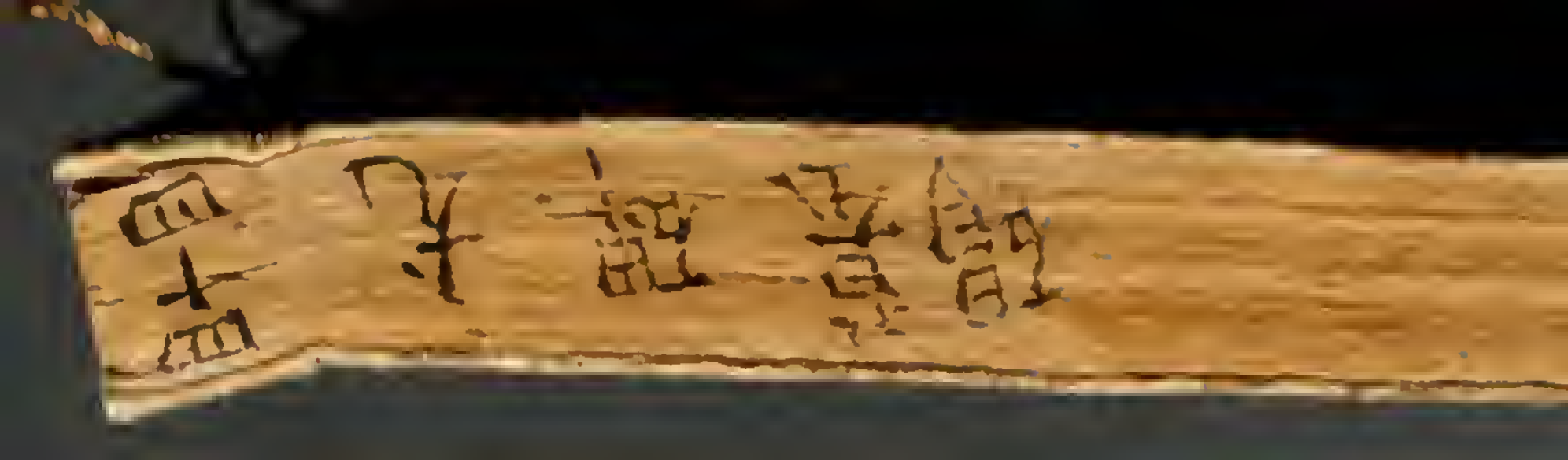
也考景湛司果　贈叅判妣金氏吏曹正郎鎭之孫宣教郎挺賢之女叅判公夢龍飛入寢室而公以萬曆辛卯七月十二日生焉少自淸州從學于漢師李判書基祚洪監司命耆皆與爲友旣而投筆取武科從宣教之弟壽賢赴京師而還丁卯虜變公攝寧邊通判戎事甚辦時虜屯聚鄰境公與敢死卒三百夜斫虜營斬獲甚衆賊乃散走事聞　上嘉之陞折衝拜龍川府使公不以財賄酒食媚事賓客有譖于上司者遂被誣充軍府民愛公甚號訴於備局願以三百斛米貰公而不得焉公到義州配所有椵島將劉興治之變以白衣從戎有批亂功　上特命加階

有宰相挾舊憾防塞焉旋爲長淵府使未幾以事遞
叙寧鐵山府公所澈三邑皆有去後思民輒立石頌
之金相國塗爲體察使公以褊裨在其幕府竭其智
能體察使甚任之丙子　上將西幸至城門而虜已
薄近郊　上遂御門樓倉卒問策于下公杖劍前對
願得五百精兵迎擊之曰賊犯境不三日而已至其
軍馬必疲渴以逸待勞此正其時若以砲兵要於沙
峴鏖其先鋒則必不敢衝突而　大駕可達江都矣
上問于任事諸臣皆曰虜兵衆寡未可知不可以五
百人嘗試　上遂回駕從東門向南漢城公急以
命馳至江上還報于　駕前曰氷堅甚可無所慮既

渡　上又命前視路徑公又還白所從之宜旋又前走拔劍打斫氷坂從者亦盡力須臾而盡路馬遂得平步入城城圍既久士卒疲困公以別將日夜巡城勉諭不怠　上時或召見問以軍情推食以食公益感奮思死一日請于體府曰主辱臣死正在今日願出城推鋒以效臣節體府以聞　上壯之召使前賜酒以遣之遂率御營砲手若干繩城而出脫險以下平原薄處而陣處棄柵俾退不得與戰及日暮收兵處以鐵騎蹴之公不旋踵搏戰而死實丙子十二月廿九日也同死者數百　上聞軍敗問曰池某亦死乎特爲震悼仍　命出五百砲手就戰處尋尸入城

賜布帛襲斂而瘞之又　命酹以酒果又　傳曰池
其子孫復其役而錄用且令所在歲給食物以著予
不忘之意特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翌年丁丑返葬于清州治南老隱洞之先兆公諱
汝海字受之豐貌偉幹志氣雄遠有將帥才刮劘豪
習惟事其事出則盡心於官務入則順志于慈闈嗜
酒而不及於亂志有財而好施於窮交不拘小節而
亦不踰大閑故賢士大夫莫不信愛而谿谷張公尤
深焉娶高靈朴氏察訪循性女禮曹正郎世豪孫無
子女即宋氏婦有男奎炯女爲士人成虎彩妻次即
泰卿妻皆有子女泰卿名東亨也嗚呼君臣之義性

於天賦其所以見危授命者非出於勉强也惟其利害物之不免有計較之心故偷生苟免忘君負國者滔滔也惟公奮不顧身賈勇先登遂志建節終不倍皇天之所畀豈不偉哉　仁祖大王渙發德音特加褒典恩及九原光被後裔　大聖人樹風聲惇世教之道可謂出擧常萬萬矣今宋李諸君之勤懇若是者豈但爲公而已其意亦可尚已銘曰

國步孤城勢窮理極公奮其勇雷奔電激生爲忠臣死爲鬼雄南漢城邊氣結爲虹我銘其藏以示無窮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八